

卷下

吳醫彙講

師竹研讀

吳醫彙講卷五目錄

薛鶴山

痘毒藏脾經說

痘出同時論

痘由太陰轉屬陽明論

題費建中救偏瑣言

迴瀾論

葵菜預解痘毒說

薛公望

擬張令韶傷寒直解辨症歌

辨表分寒熱

辨表分虛寒虛熱

辨裏寒裏熱

辨裏虛寒裏虛熱

辨假虛寒假虛熱

辨渴

辨舌

辨虛寒舌燥
實熱舌燥

辨寒頭痛 熱頭痛 虛頭痛

辨風寒骨痛 虛骨痛

辨虛寒腹滿 實熱腹滿

辨虛寒不大便 實熱不大便

辨小便不通

辨嘔

辨吐衄

辨汗

辨譫妄

辨面目赤

辨下利

辨厥

辨腹痛

辨脈脫

辨寒熱不大動

辨寒熱則齒實

辨風寒骨蒸

辨寒熱脈浮

吳醫彙講卷五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顧英沅芳氏校訂

薛鶴山

名景福號松莊世居長春里正有穀紅梅閣舊址闢有春熙堂春雨樓自平陸軍權

杞藝菊日與門弟子講藝經史百家著杞

菊廬記自樂天真年六十一承

基字公望趨

承家學焉

痘毒藏脾經說

痘之毒當由妊婦飲食中得來曾見伍氏痘科論毒藏脾經云飲食氣味屬濕濕本從脾胎孕賴脾氣生

養母脾氣有濕熱襲於子之脾經猶豆種土中非時則寂然不動必待陽氣外鼓萌芽內生然後苗而秀秀而實矣且物入水則腐入木則蠹入火則焚金堅不容物惟土受物則可久又能植物又能生實也按此論最爲有識其云痘毒藏脾祇是太陰經氣有未純處毒字亦勿太泥卽此知古人保嬰用拭口法及硃蜜等方逐下穢糞亦非不見到者命門藏毒之說從此無容印定矣

痘出同時論

痘本天瘡其始也無不因天時驟暖氣從外洩濕熱
乃蒸而爲痘譬如大人病春溫同一白內達外之象
所以溫病禁汗下痘瘡亦禁汗下病痘者多則痘氣
薰蒸飄泊遠近天氣通於鼻橐籥相感引動而出故
證候相同而亦各隨其人之體氣爲變動治法以和
其陰陽爲主而升發尤爲喫緊蓋諸瘡屬火火鬱則
發況氣從鼻入在上者尤宜引而越之若毒厲深重
必直行膜原擾動三焦與素有之濕熱兩相搏激阻
遏氣機則當如喻嘉言論疫之法上焦如霧升而逐

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乃爲調劑無誤榮衛得通痘出自順務宜先達其邪而後聽其元氣之收發拓之歛之貴在行所無事而已蓋痘雖本胎中濕熱然爲毒皆不甚重惟穢惡之氣乘內氣不實而潛入者痘發乃密今種痘之法盛行而選苗不善易涉險候其明驗也故毒重者須分別三焦以逐其邪卽宜照顧中氣以扶其正但云見痘治痘急於清解無惑乎輿尸而歸矣至於必先歲氣無伐天和道理極變通極

精微內經至真要大論詳列司天在泉間氣主客勝復之治法最難執一非子午火燥治皆清潤丑未濕寒治皆溫補之謂也苟能於陰陽表裏虛實寒熱標本先後之間因病施治卽於歲氣天和之道無不合矣

痘由太陰轉屬陽明論

疹屬肺而達於皮毛從太陽而洩痘屬脾而達於肌肉從陽明而透其宜於溫補者太陰虛寒也異攻保元所以得效其宜於涼瀉者陽明鬱熱也承氣白虎

所以致勝祇因由內達外激動真氣症候似旁涉五臟非相傳也傷寒邪自表入痘瘡毒自裏出毒由太陰轉屬陽明土爲萬物所歸無所復傳灌漿收靨計日可愈故順者能自出者也險者欲出而不能自出者也逆者不得出者也然則痘瘡之首尾重陽明一經從可知矣胃爲十二經之海氣血俱多外鄰太陽爲之閤闢自能領毒出戶鼓清陽而上升務使毒火透出肌肉夫然而內火得化膿之灌漿之養何莫非陽明融化之功乎卽如升麻葛根湯古人以爲首尾

可用深得鼓舞陽明之旨若妄執解毒之說承氣入胃切盡真陰白虎下咽鏟盡元陽中土一餒後天本撥矣明者必計不出此

題費建中救偏瑣言

是書也今人家置一編而究竟解悟者亦少夫既云救偏原爲爾時偏尚溫補者說法集中雖虛實並舉而虛症作賓意以人所共知者不妨從畧也實症作主意以人所未悉者不嫌縷述也苟順口念去眼光都注定實火一邊直以痘爲有實無虛矣又每條詳

載治驗全以大黃石膏等收功然其詳述病情處甚明無一症非身熱如火躁亂異常口膩如脂者夫身熱而曰如火陽明熱盛也躁亂而曰異常三陽熱極也口燥咽乾亦少陰中急用承氣湯症也建中治法原自中窾况所述痘點不日形色紫黯卽曰按之板實可知脈象亦必滑數實大實火有餘於茲可悟然則表症苟非壯熱之極內症苟非躁亂之極咽中苟非乾燥之極痘粒苟非紫黯板實之極脈象苟非滑數實大之極者斷不宜參用大黃石膏等藥矣建中

未始非錚錚者卽所著瑣言亦一片婆心惜語意太
責重熱毒治驗復多誇蕩滌且又雜撰覆釜鱗座及
游蠶疊錢諸名目槩用寒涼攻發全不顧慮氣血和
其陰陽俾灌漿周浹以偏救偏語刺刺不能休使無
識者奉爲指歸更無隅反則建中與有罪焉嘗考吳
又可論治疫而及痘症專以承氣爲制勝之法且云
諸家論痘從未言及但知揚湯止沸不思釜底抽薪
則古來小兒不死於正命者多矣此論當爲建中開
山之祖顧下奪之法雖不可偏廢祇是全體中一隅

古人如萬密齋聶久吾方書何嘗無三一承氣湯桂
枝大黃湯敗毒和中飲等法只取數語該括救偏全
部其餘按症列方變化生心未嘗印定後人眼目也
效密齋久吾不得當不失爲中醫刻鵠不成尚類鷺
焉效又可建中不得必致殺人無筭矣卽又可著瘟
疫論時因明季辛巳壬午之疫起見而喻嘉言寓意
草又言辛巳壬午時疫盛行道殣相望各處醫者發
汗和中藥內惟用人參多以活人更有發斑一症最
毒惟用人參入消癍藥內全活者多由此觀之南昌

去蘇郡雖遠、或症治自當不同、然安知喻氏所謂活
者入又可手而不誤藥耶、著書垂後、爲萬世計也、病
變何常而師心自用、據目前得効之方、自詡爲不易
之法、多見其不知量耳、

迴瀾論

痘瘡關係生死、非精於內經傷寒論者、不能療、一有
專門、則局量不闊、識見不廣、沿流而昧其源、此道遂
絕、卽如建中濫觴釀成今日之倒懸、究其變本加厲
之故、因見痘初起、血有熱、駭爲毒火、峻用苦寒、逆折

在爾時火勢勃勃欲出雖經冰伏尚相持不下不致入口卽斃醫者遂信爲用熟無碍於是氣機鬱遏紅暈轉深倍增煩熱益共信爲血熱毒重恣用寒涼以誤傳誤其弊一也遇真險症卽作危言斷以不治而按日處方尤害在手口相應到得送終病家不咎其手法之辣轉贊其眼力之高醫者益膠膠自負無復變計斷決愈精聲名鵲起其弊二也病家樂聞清解之說婦姬嘈嘈總以瀉食積降火毒爲第一着苟不迎合其意卽使收功後稍有咳嗽及痊痲尚認爲未

曾解毒所致歸咎前醫其或過十餘朝諸法並窮下
得已加人參入清攻藥中爲江心補漏徒見氣喘胃
高死後心頭猶熱無識者益悔用補之誤視同酖砒
時醫深於世故務求不失人情其弊三也刻板方治
通國皆然稍有異同便無聲援入附出污顯成時局
彼此互薦方同一律成固可以居功敗亦可告無罪
醫道之行惟此爲嚆矢矣彼惟急於道之行寧復知
其術之謬況箕裘如是衣鉢如是數頁方書錦囊具
在眼光本不盈尺咫更無從叅悟靈機其弊四也具

此諸弊種種相因襁褓何知遭此巨劫謹披肝胆吐
心腹而告諸爲人父母者曰順痘本無不生之症而
誤藥轉有致死之因險痘極有可生之路而誤藥必
無不死之倖逆痘尚有求生之法而誤藥反爲速死
之方與其誤藥毋寧不藥年來痘疹甚行比戶哭聲
順而死者猶十之三險而死者已十之七幸而獲愈
者非痘出極稀卽貧家無力延醫或兒性倔強滴藥
不肯沾唇否則藥雖下咽立即嘔出如有神助求其
因藥而愈者百不獲一也曾有一幼醫之女痘殤哭

甚哀余笑謂之曰君當取左傳語自爲懺悔因朗誦
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嗟嗟余豈好爲詬病哉
亦思稍挽狂瀾爲嬰兒開一線生路耳苟能明不服
藥爲中醫之訓則全活已過半矣況由內經傷寒論
而精之者哉

葵菜預解痘毒說

預解痘毒萬氏有代天宣化丸但可預防天行究於
內毒無涉若餌硃砂珍珠黃連犀角兔血鶴卵之屬
總因視爲慾火之毒故專入少陰方雖新奇試多無

身醫言真論 卷五
効或塗草藤膏浴鱧魚湯欲提毒出外亦取末舍本
余究心格致獨主毒襲脾經之說又得松槃山人筆
記詳言葵菜解毒之驗按葵性涼滑入脾清濕熱有
功喜其言之信而有徵也今附載於後

葵一名甜菜一名女菜一名滑菜一名菘蓬蓋百
菜之主也四時可種爲蔬秋種者更佳故冬葵子
尤爲藥品所尚嘗閱本草綱目李氏開載葵菜之
功萬不失一而歷代流傳疑信相半遂從菜部改
入草部且因葵性寒滑恐傷脾胃不敢輕試遂令

對病妙藥棄置不用而惡毒流染坐致痿頓心甚傷之、久有此疑無從辨識十數年間廣詢博訪乃知爲甜菜無疑間令童稚餌之雖無傷害而功效未顯未敢輕傳比年以來數經此症盛行見不治者十有八九而嘗食此菜者百無一失乃知相傳之訛致神功之久湮也可勝慨哉方敢形之諸著以廣其傳嗟乎因慎重而坐令陸沉因未廣而猶然胥溺矣今不傳後悔奚及乃開列其方以公諸天下後世蓋其寒滑者性也洩利者毒也與脾胃

根本何與且未病而先藥病受之病去本完最爲
上策卽見點而後食猶將收大半之功不猶愈於
坐火觀薪者乎又豈若俗醫見危迫輒進芩連慘
均剗刃者乎噫是在信不信試不試之間耳安敢
以人命爲等閑而冀其必售乎其法采此菜熟之
以供蔬食愈久愈佳余所爲懇懇欸欸祈人之必
信必傳者聊以追逋慢之愆而爲不可復生者志
痛耳余何慕焉天啓乙丑歲三月吉旦慈溪松槃
山人姜應鱗筆記

薛公望

名承基號性天鶴
山子世居長春里

擬張令韶傷寒直解辨證歌

辨表分寒熱

先提清表分

晝夜頭疼渾不了身熱脈浮邪在表病症看來似一

點出眉目

般表寒表熱須分曉或有汗或無汗汗少汗多且莫

是最當着眼處

管只就脈浮中分出兩條線表寒浮緊或兼弦表熱

以下旁証之

浮數兮或兼滑長與弦緩寒者身疼懼怕寒頻求衣

被遮溫煖熱者雖然也畏風無風便欲開帷幔寒不

渴兮熱或渴寒舌白苔熱黃澤寒者口和熱口苦寒

收束

減食兮熱能食表寒散以辛溫味表熱辛涼非一例

表寒切勿先消食惟恐引邪入裏去表熱切忌是辛

溫變成燥熱為難治

辨表分虛寒虛熱

表也

虛也

頭痛脈浮

或兼大兼弦或兼數兼弦

按無力表分虛同寒熱別表

若虛寒必惡寒屢進辛溫汗難出

若用辛涼必致汗多而近于亡陽矣

此下言辛溫之後變象

氣擾翻教身體麻或大熱兮或微熱胸前微滿且欲

嘔口淡或渴或不渴表如虛熱口亦淡必兼微渴思

此下是服辛涼後變象

潤澤服過辛涼身反痛舌形定現微苔色不論大汗

與無汗但查熱勢加猖獗兩症皆須補益來寒加姜

桂宜用桂枝湯加芪朮甚則加人參乾炮姜之類如血虛無汗可加當歸紅花和其陰血熱苓

柴宜柴苓歸芍芪朮之類甚則加人參

辨裏寒

五字是表證

裏寒脈沉緊或兼緩與遲惡寒骨節痛表症似而非

胸腹滿痛且欲嘔或吐或利俱有諸或熱或不熱手

足指冷厥喉有冷涎苔白滑或如猪腰或茶褐此宜
桂枝湯去芍加乾姜裏寒溫補是良方甚則加桂附
可以復其陽

辨裏熱

主腦

裏熱脈沉數或緩滑以長無論其神昏與清無論其
身熱與涼唇焦齒黑讖語現舌短苔黑或起芒裂破
出血反不渴或渴飲冷小溲長或利清水或便鞭聲
音洪厲力氣強狂發登高棄衣走否且循衣而摸牀

面目或赤或不赤其色垢濁如薰黃此宜芩連石膏

即不赤亦面垢

類甚則芒硝與大黃

辨裏虛寒

主腦

裏若虛寒者脈必沉而緩微細按無神救之惟愁晚
手足常四逆面色青黑黯渴而不欲飲但覺口中淡
惟喜極熱湯稍解胸中滿或嘔或吐或下利或不大
便心下悸心煩喜躁不思食蹠臥恍惚每獨語舌帶
淡黑色或如豬腰或糙米或白苔而潤或無苔而燥

短縮不能伸望之萎且槁理中四逆急溫之否則神昏汗脫了

辨裏虛熱

主腦

欲知裏虛熱脈沉而數按無力身熱退不淨口渴神

恍惚與湯則飲之不與亦不討有時思食來食到便先飽舌上畧覺燥得湯燥即好或有微苔或無苔或淡紅色如桃腮此為裏分少津液瀉心導赤佐生脈

辨假虛寒

主腦

脉沉細兮或緩長出則遲兮入則疾或伏筋骨按有

力口中不渴舌燥短不但身凉且四逆神昏譫語口

目動狀若驚風作瘕厥或利清水或不便解下或如

大証據

爛桃色人事不知歌且哭身輕偏自能起立或吐蚘

虫口苦辣小便行時長且赤此是虛寒假症現應須

解毒和凉膈只求其中心口舌動身熱齒出血

辨假實熱

主腦

脉弦而大或洪數無奈按之全不見任他熱勢如燎

原真底實板已先現苔白或黑短不燥或如猪腰或
 米糙面目俱赤為戴陽譫語發狂手足躁或有汗兮
 或無汗坐卧只求井中蹈舌腫唇焦齒出血渴飲湯
 水常不絕內是真寒外假熱理中八味合生脉煎成
 冷飲代茶湯庶幾虛火歸源得誤用苓連增躁渴變
 死成庸師到此休饒舌

辨渴

主腦

渴症須分寒與熱熱者脉數而口苦身熱汗出喜冷

飲或兼湯水百杯可此宜花粉與川連加味參同伴

大証據

主腦

白虎虛寒而渴者脉必細兼遲即教洪且大終是數

大証據

而虛渴喜極熱湯稍溫便嫌冷有時思得水仍復不

着眼

能飲此宜生脉中姜附辛以潤又有汗下之後亡津

液生津之品始為得不宜涼藥不宜溫何況諸多辛

與熱

辨舌

胃氣現於舌上有淡白苔俗醫漫消食必致光無胎

調理到思食苔白漸生來君不見病有厚苔滿舌者

忽然退去光而燥乃為胃氣絕之徵從此叅詳便分

曉又有大紅舌色無苔者君火之色浮於外盛極將

衰欲化灰

無病之人亦常有之宜用附子

引火歸源纔得退

舌色純紅必腎

氣素虛之人無他症而忽現此舌者用附子引火歸源固合又若敖氏傷寒金鏡錄載純紅為將瘧舌乃熱畜于內而病將發也不問何經宜用透頂清神散搐鼻法亦不可不知

又有舌黑如淡墨更不須分燥與濕摠歸腎水克心火陰盛陽衰須

早識除非黑起芒刺燥而裂陽邪熱結何消說

辨虛寒舌燥

舌燥有多般或淡黃或淡白或起微刺或灰色更有

望之如燥捫之澤其色或紫而或黑必兼吐利而厥

逆神昏譫語詞蹇澀舌燥而語言不清因燥而不清

雖欲言舌不虛寒定案得前死症也脈形微細定如絲或雖洪大終無力急

用生脉以養津附姜苓草和芪朮俗醫謂五味味厚

則七八粒此不通之多則用十餘粒少

論必須錢餘方効

辨實熱舌燥

實熱舌燥先有地或黃或黑起芒刺即使苔輕偏破
 裂必兼身熱焦唇齒渴喜飲冷面目赤並無吐利與
 厥逆譏語便閉諸症現洪數滑長脉可驗白虎承氣
 隨變換

辨寒頭痛

主腦

大証據

寒頭痛脉浮而緊或弦或沉更兼遲惡風與寒四肢
 冷頭喜熱物包裹之更有劉河間論頭痛屬熱者亦
 惡寒喜熱緣熱為寒閉則其痛
 甚熱氣流通則痛止也然止後必
 復作而益甚為驗脉亦必有異理中參入桂天麻

附子細辛重者加少佐羌防法亦精

辨熱頭痛

熱頭痛脉浮而數或滑而長亦有諸口苦舌乾渴欲

大証據

飲痛連風府與風池惡熱其常惡風暫此為風熱症

已顯羌防柴葛連翹芩甚則石膏用之驗

辨虛頭痛

主腦

虛頭痛脉弦而大弦則為寒大則虛痛極不堪喜得

大証據

按日夜呼叫語聲嘶其痛或專在額上遍頭皆痛亦

有之急宜參苓芪朮加附子此症失治危即死

辨風寒骨痛

主腦

風寒骨痛脉弦緊或遲而緩亦有準身熱惡寒手足

大証據

冷舌上白苔口不渴拘攣遍體痠難忍甚則上嘔下

利併桂枝湯內用天麻有濕去芍加附穩

辨虛骨痛

主腦

脉弦而大數無力或發熱兮或不熱惡風兮拘急口

大証據

淡兮神思恍惚痛在骨節兮服發散藥而痛愈劇此

神氣傷也合用桂枝與芫朮大凡人身諸骨節其數
三百有六十是神氣之所遊行而出入君不見仲景
新加湯重用參姜以復陽

辨虛寒腹滿

出內經

主腦

藏寒生滿病脉遲緩兮或沉緊或虛大兮按無力腹

証據出金匱

滿時減減又甚不欲食兮食即嘔或泄瀉惡寒兮而
渴喜熱飲姜桂香砂溫散之不應再加參朮芫

辨實熱腹滿

脈沉而實主腦兮或滑與長兼腹滿不減兮減亦不足言

証據

二句出金匱

大便雖解而不暢兮或得解而少寬滿腹硬痛不可

按兮無吐暈等虛症之相參此宜枳朴以消之甚則

加大黃參其間

辨虛寒不大便

疑案

大便不通羣呼熱不知寒凝亦斂結腹不滿兮口不

定案

渴白滑胎兮弦緊脈此屬虛寒無浪攻照常飲食且

從容切不遲之一二十日後溫補足時氣自通

可餓

辨實熱不大便

主腦

証據

脈數有力長滑甚煩渴腹滿按之硬或潮熱兮食即

脹時有濁氣從後逆此為胃熱宜下之一有虛症須

細審大約實症一下即愈一有虛症便須細審即必

當下者亦只用涼膈以微利之解毒以和之陶氏黃龍湯以補而下之

辨小便不通

小便不通分虛實虛則三焦失其職屢經利水不相

合此宜金匱腎氣丸治其三焦決瀆官象牙生煎服

亦安實者人素強或好食熱物肺熱不能通水道以

致膀胱成熱結宜用猪苓澤瀉梔滑石用後仍不効

須向膀胱尋外竅經說毫毛是其應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

應是三焦主腠理膀胱上毫毛膀胱有出竅而無入

竅濟泌別汁而滲入于膀胱者也毫毛是其外竅譬

如水注塞其上竅則水不能出矣如人不虛利小水

而仍不通者宜發其汗外竅通而內竅亦通此所謂

可執

開鬼門也改從發汗最為妙又有動其胞中血虛寒實熱

隨症別虛寒便溫補熱則清熱而養血因症施方不

辨嘔

審因

証據

其人受暴寒或食生冷物吐酸并乾嘔平胃正氣合

主腦

証據

脉滑胃有餘飲冷不喜熱服溫熱藥嘔愈甚黃連竹

主腦

茹佐姜汁兼虛參以參加入脉或虛大數無力嘔吐

証據

清涎及冷沫胃虛不能容穀食聞食即嘔食反出人

參理中最為良丁香附子加亦得脉滑有力症不虛

証據

東垣語

胃滿按之痛愈劇合用朴實與二陳此謂中焦之嘔

從乎積

辨吐衄

熱厥吐衄必多，神情清楚，脈形和隨，生隨吐無煩躁，瀉其濕熱，勿蹉跎厥陰傷寒，屬風木吐，虫兼吐水。
清綠手足厥冷，煩躁甚，烏梅丸、義君須讀。

辨汗

虛汗須分陰與陽，陽虛自汗，補其衛。其人素虛，或勞傷，或大病後，膝

理虛，陽不能衛外而為固，則自汗宜用參芪五味苓木甚則加桂附，如乾姜半夏陳皮開達之藥，皆不可用。
盜汗歸之陰氣虛，參歸甘地從其類。人卧則血歸于肝，陰虛而

不能為守則盜汗宜參苓芪
木五味歸芍生熟地之類
惟有陽明邪併來熱氣

薰蒸毛竅開汗出溱溱常不止但宜涼解得和諧汗有

心家血液之汗太陽津液之汗俱不可出惟陽明水
穀之汗雖出無害故陽症傷寒熱氣薰蒸毛竅開發
溱溱而自出亦猶滾湯貯于器中熱氣上蒸而外濕
也若汗不出熱氣不得泄必鬱而發黃即宜用清涼
以解其熱而汗自止
更有傷寒病久無汗山大劑參
不必用止汗之藥

芪柴桂合頓然出汗退其熱景岳書中亦曾說

辨謔妄

讖語是多言皆因胃汁乾就中讖語有實象讖字从

身醫真論 卷五
嚴侃侃然旋轉風輪難自主纔呼李四便張三鄭聲
氣短神蕭索鄭重頻煩不厭復一樣逢人講話多不
曾說南又道北設使讖與鄭大半屬無稽是則名爲
妄虛實皆有之若夫似睡非睡間隱隱躍躍如交談
此爲獨語未全亂各從脉症細詳參

辨面目赤

面目赤有三須從脉症參陽氣鬱於表辛涼可散焉
裏熱薰於上白虎及黃連無根火外浮此是內真寒

八味生脉煎冷飲假對假兮古所傳

辨下利

下清穀者爲虛寒、下清水者爲實熱、惟有膿血稀溏
和汁沫、此三件中細詳別、假如作嘔不食兮、腹痛喜
按、心慌惚而煩兮、或動悸與頭眩燥而不欲飲兮、頭
眩耳鳴而口淡、後重逼迫兮、旣解而仍不減、脉弦數
而虛大兮、皆虛寒之外現、苟脉症之反是兮、卽實熱
之証驗

辨厥

手足冷時爲四逆厥者其冷過肘膝仲景傷寒俱禁汗無論陽厥與陰厥陽厥是傳經病自三陽并入陰熱極必兼勝化行還有始熱終寒因藥誤也能轉入陰寒路執定傳經亦是錯陰厥是直中喻氏中寒論當誦寒邪斬關直入來急救真陽休夢夢還怕熱邪深入血頓然厥冷身無熱君不見吞痧樣子忌熱湯不比中寒一例說摠之脉症要詳參莖草拈來生殺

間陽厥譫渴陰吐涎陽者身輕陰者蹠復看其人唇
爪甲青紫爲熱青黑寒又有痰厥食厥和尸厥病久
陰陽二氣虛亦厥各等各樣在準繩步步須求脉症
合

辨腹痛

腹痛是虛喜揉按虛者必寒病涉陰脉遲緩兮或虛
大諸多虛象察其因理中桂附可施行熱者面黃澤
加以長滑脉宜用黃連苦清熱少佐姜萸亦相得更

有欲嘔不嘔腹痛多寒熱其如錯雜何黃連湯內乾

姜桂好共參甘兩下和食痛應消食難在虛寒兼食

積學士溫脾法可宗

許學士有溫脾湯見本事方

化爲煎法尤熨

貼有虛寒之人患腹痛服溫補藥而相安時止時作

有宿食在腸不解甚則利清水或白沫此虛中有實或先

之物停于腸中即一二塊宿糞亦能作楚宜用溫補

藥煎好去渣入大黃一錢不甚虛者可加一錢五分

滾四五沸服之宿食自下正氣不傷而病隨愈此屢

試屢驗之

妙法也 蟲痛面黃吐涎沫食酸即安甜即劇虛實

寒熱要分曉殺蟲方中求配合氣痛因鬱惱必連胃

腕與兩脇病久人必虛滋補兼疏鬱痛不可近者按
之濡軟爲畜血不比硬滿爲熱結重則桃仁承氣湯
輕者宣通微下奪別有吞痧一症現濕熱薰蒸邪變
幻急刺委中出血良磨服玉樞丹亦善最怕是三陰
寒症認爲痧不飲溫湯飲冷茶亂進丹丸并放刮臨
危空自悔前差

辨脉脫

六脉俱脫者大命垂危矣
神昏脉脫者死神清脉脫者亦死
通脉四

逆急服之還怕脉因暴出死但得脉來微續生更需
附子四五枚人參小半斤周時服盡休閒斷隨進米
粥始回春參力偶不繼前功必盡棄平時無學力到
此滋疑懼每見虛寒之極服溫補躁亂不寧嘔且吐
此爲藥力尙未全切莫心疑換別路大約三陰病症
露危劇急則六日或三日緩則行期十二日幸而君
火未全衰反見舌乾等症出更須姜附助其陽漸得
陽回舌生液若見舌乾投涼劑壞乃百年人壽事起

手果然認得真斷不朝三與暮四君不見景岳全書
用法精十補一清巧相濟又不見嘉言寓意重叮嚀
陰症轉陽必自愈濟困扶顛道在斯一有游移便錯
去更有虛寒服藥來溫補不安涼適意兩寒相得從
其類正氣敗壞決不治至于實熱失汗下脉伏似脫
君休怕大承十棗用卽安神氣分明現真假須知實
熱治可緩涼瀉一投撥便轉不比虛寒救濟難仁術
全憑思與辨

此出西醫來高一外餅時餅不北氣寒時海蝶二論
 其餅五氣奴製夫不命至于實然夫有不和升以知
 夫更休漁寒翅藥來感餅不安京歐意兩樂餅餅發
 發至轉與必自發齊因夫餅魚至餅一自執發與前
 餅志餅十餅一雷西餅齊又不足蒸言出法重下飽
 手果然點粉真酒不時三與暮四皆不見景發全皆

吳醫彙講卷六目錄

康作霖

三皇藥王考

顧祖庚

脈訣正訛

三焦論贅言

認疫治疫要言

何桂巖

趨庭雜記

計四則

劉九疇

辨醫書音義 計三則

夏月忌枳說

翁壽承

喜傷心 恐勝喜解

恐傷腎 思勝恐解

思傷脾 怒勝思解

怒傷肝 悲勝怒解

憂傷肺 喜勝憂解

● 厚堂

百合病贅言

百合園贊言

草堂

吳醫彙講卷六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吳門汪元軾正希氏叅訂

康作霖

名時行號竹林國學生松江婁縣人遷居蘇城王天井巷年六十八歲歿於乾隆壬辰此稿係高弟周泰來付梓泰來名稷即住先生故宅

三皇藥王考

自古三皇畫卦而分陰陽辨藥而作本草論病而垂內經吾醫開教於三墳至今尚讀其傳書內而醫院外而醫學並奉為主祀列入條編者也至唐而有葺

氏名訊道號慈藏者施藥濟人世入共仰爲藥王醫
史可考則是藥王之距 三皇已隔唐虞夏商周秦
漢晉及南北朝十餘代矣今有無知僧道以藥王之
像塑爲卉服與 神農之像無異藉以通書所載每
年四月二十八日藥王誕之語影射混淆惑人酬欸
以致庸俗之人誤稱 三皇爲藥王殊爲可笑查
欽定禮科則例現載

京師先醫廟奉 三皇於南向配勾芒等四位於東西向

又分列儻貸季等二十四位於兩廡由上古而遞次

及唐藥王韋慈藏現與啓元子王冰東西對列則例
彰彰吾醫之有三皇猶儒者之有孔子也若夫
藥王較之程朱諸子尚有間焉譬諸范歐諸儒庶幾
相近今以若賢若神之號而與開物成務之大聖人
相混褻慢甚矣故特考而辯之

休別處對甚矣效赫矣而職之

休汝今以甚賀著職之親而與關祕然終之大聖人

與玉輝之歸米請于尚育聞焉誓請其燭請謝與供

與之皆醫之術也三皇歸神術之術也長子也若夫

又世與王清德幾與與都衣于主考庚酉儒修限同

顧祖庚 名彭年號雁庭國學生住郡城宮巷

脈訣正訛

四言脈訣始自崔紫虛嗣後技者纂者頗多迨至明季李士材醫宗必讀中之所著固為盡善而亥豕之訛尚有未正 彭也 不才謹陳管見以俟 高明鑒定

脈形主病節 沉弱陰虧句陰字誤刻當作陽字蓋沉弱皆

陰脈有陰無陽豈非陽虧況上文有浮濡陰虛句是此句之緊對面為可徵也註中即作陰字解乃因訛

承誤

奇經八
脈節 尺外斜上至寸陰維尺內斜上至寸陽維句

註中以二脈分左右恐未必然李瀕河云陽維起於諸陽之會由外踝而上行於衛分陰維起於諸陰之交由內踝而上行於營分所以為一身之綱維也既為一身之綱維何得以左右分言之且言經位仍以三焦列於右尺小腸列於左寸與所著脈法心叅之三焦分列三部小腸列於右尺之論自相矛盾此亦有訛

五臟本
脈節 腎在左尺沉石而濡句字必有訛按訣中曰

浮小爲濡。又本集脈有相似宜辨篇中曰：濡與弱皆細小也。濡在浮分，重按卽不見也。弱主沉分，輕取不可見也。如此則濡脈不得與沉脈並見，而此處又何以並稱耶？考諸內經云：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鈎，因思而濡二字形似喘喘二字，所以誤刻當作喘喘讀之。但久訛莫正，此何故耶？豈因喘喘義奧庸淺，按錄反以喘喘爲誤而改之，繼而蕩蕩悅口習焉而不察耶？抑因濡字有奐音，從來賢哲止作奐音讀之，卽作奐字解之，而不作脈名，則於脈義似乎不犯，所以未

之或按耶然既有濡脈而此又以非濡脈之濡字混淆不清恐不足以教天下彭反覆推敲終不若以內經喘喘二字易之非惟不與濡脈相混而與形容胃氣之義較濡奕二字更爲超妙也

右尺相火與心同斷句疑有衍文蓋兩尺皆腎部也內經於中附上上附上皆言左右而於尺則獨曰尺外以候腎並不言左右可見兩尺皆腎一定之位右尺既亦屬腎脈亦宜同左尺之沉石矣若與心同則上文心脈是浮大而散豈此腎部亦浮大而散乎或

曰心字乃腎字之誤當作右尺相火與腎同斷其理
固通但相火位居命門正中不偏不倚不過驗脈之
法附於右尺其脈自宜以腎爲主相火爲附若讀作
右尺相火與腎同斷則文法倒裝主客不明愚意不
若直貫之文作右尺亦腎相火同斷讀之方見得右
尺亦屬腎部其脈自必同於左尺之沉香喘喘矣不
過較其大小有力無力以徵相火之衰旺故曰同斷
耳

三焦論贅言

嘗讀難經叔和啓元諸大賢三焦論皆謂有名無形
又讀靈樞經曰密理厚皮者三焦厚粗理薄皮者三
焦薄勇士者三焦理橫怯士者三焦理縱則似乎有
形矣及觀李士材曰肌肉之內藏腑之外爲三焦亦
無形也而士材又以無形爲誤而以靈樞之厚薄縱
橫如霧如漚如瀆以徵其形則三焦究屬有形耶無
形耶謹贅一言以辨之夫三焦者卽胸膈腹內三空
處也諸大賢皆謂有名無形者所以別其不同於他
藏他腑之自具一形耳非曰無形卽無其處正欲指

空處故曰無形也。靈樞謂厚薄縱橫者，卽借胸膈腹之腔子裏面爲言，非另具一形而爲厚薄縱橫也。經又曰：如霧如漚如瀆而中焦又有作如瀝者，蓋卽指胸膈腹內空處之水氣爲喻。如果有形則霧乃氣聚，有時而散，漚爲水泡，時起時沒，瀝是餘滴，可有可無，皆無常形，豈可比之上中二焦乎？至於下焦如瀆者，亦不過以溝瀆中水道比下焦之水道，非以溝瀆之殼子相比較也。卽土材所謂肌肉之內藏腑之外，雖有其處，原無其形，何反以無形爲誤？豈其意以既有

其處卽不得謂之無形耶然處與形不同有其處內
經所以云云無其形諸賢所以定論先聖後賢言似
異而旨實同也惟陳無擇言有形如脂膜疑未妥協
蓋脂膜乃身中原有之物三焦之形如之則又一層
假脂膜也假脂膜與真脂膜其何以辨哉故敢謂其
未妥

認疫治疫要言

疫癘之證病家每每忌諱醫家故不明言然口雖不
必明言心內還須認清若認之不清不但用藥無効

而且開口便差。認疫若何於聞見中。但有兩三人病
情相同者。便要留心。留心若何。病有來踪去跡。怪怪
奇奇。傳變遲速。不近情理。較諸正傷寒。風溫。溫熱。濕
溫。暑暘等門。迥乎大異者。卽疫也。脈證不必大涼。而
服大涼之藥。似有害而終無害者。卽疫也。脈證可進
溫補。而投溫補之劑。始似安而漸不安者。卽疫也。
治疫之法。總以毒字爲提綱。憑他如妖似怪。自能體
會無疑。君如不信。試觀古今治疫之方。何莫非以解
毒爲主。吳又可之專用大黃。非解毒乎。張路王之醋

喜人中黃而以童便配葱豉爲起手方非解毒乎葉
天士之銀花金汁必同用非解毒乎至於犀角黃連
生甘草等味十方九用非解毒乎故嘉言喻氏有要
言不繁曰上焦如霧升而逐之佐以解毒中焦如漚
疏而逐之佐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佐以解毒
觀其旨上中下則有升疏決之異而獨於解毒一言
疊疊緊接不分彼此豈非反覆丁寧示人以真諦也
哉

何桂巖

名國棟號蓼齋曾任吳縣醫學訓科世居
兔子橋此趨庭雜記係錄令先嚴心逸先
生所論心逸名璉號漱萬年
五十五歲歿於乾隆庚子

趨庭雜記

憶余少時嘗讀內經云肺藏魄肝藏魂又云肺主氣
肝主血夫既清陽之氣歸之於肺濁陰之血歸之於
肝又何以清陽之氣不歸於肺金濁陰之魄不歸於
肝木哉以是析疑於先子先子曰噫汝之愚也然亦
不可無此一問蓋人法天地稟賦陰陽先天皇極乾
南坤北離東坎西是以東離日府反藏庚位之金雞

西坎月宮又賴甲方之玉兔金中有木木中有金金情戀木木性戀金是天地沖和之道也肝竅肺竅更何疑哉

相傳孫思邈有降龍伏虎之說余問於先子先子曰此亦當時之寓言耳蓋今之肝氣橫逆脇痛嘔惡目張瘞厥非猙獰之逆龍乎而肺氣不宜喘急痰壅便溺俱無非猖狂之猛虎乎當此之際有慧心明手一劑而其病如失是卽思邈之降龍伏虎也子輩讀書由此說而隅反之自可日進於高明矣

竊怪今之人學術未精每咎於藥品之未醇或嫌膠
之不陳或憎連之非川用桂無交趾之產用朮難於
邑之真諉辭卸責不知上古之世衣服宮室尚有未
全金石草木之品豈如今之悉備耶然古人未嘗不
治人也且醫之有藥猶繪事之有色也青黃赤黑色
之常也而淡紅微翠嫩綠嬌黃乃繪家均合之巧寒
熱溫涼藥之範也而大小緩急奇偶輕重亦由醫者
配合之微妙耳嗟乎可以醫而不如繪者乎天之氣
讀素問五運合化之理有黃氣橫於甲巳白氣橫於

乙庚黑氣橫於丙辛青氣橫於丁壬赤氣橫於戊癸
余潛心讎對難以自明及讀天元冊文有丹天之氣
經於牛女齡天之氣經於心尾蒼天之氣經於危室
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氏昴畢元天之氣經於張翼
婁胃因以張介賓所繪運氣圖玩索之始悉天干與
二十八宿所處之向所合之位讀時雖少開茆塞然
其合化之根源一定不移之法則尚難胸中明轍確
乎無疑由是問於先子先子曰天下之事不出乎五
行而河圖爲五行之祖今爾以合化之所以然而欲

遡流窮源蓋以河圖思之也夫河圖之數一與六合
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試屈指天
干之次第甲數居一己數居六乙數居二庚數居七
丙數居三辛數居八丁數居四壬數居九戊數居五
癸數居十卽河圖生成之數土爲萬物之母故以爲
首而相生合化也此至簡至易之事而人多未有悟
及者也

劉九疇

名天錫號炯泉
住閩門外河田

辨醫書音義

傷寒書有噫氣不除句今人以噫字讀作依字聲者居多因四書註噫心不平聲也但此噫氣由中氣不和胃氣上逆與心不平聲義不合攷字典音於介切應讀隘字之去聲爲是

脈訣二十八脈內有濡脈註云與爛綿相似今人讀作如字聲者居多然非濡滯之義攷字典與濡字有而囚如柔奕五音莊子有濡弱謙下爲表句與奕字之

義頗合則此濡脈宜讀與字爲是

痺者閉而不通之謂也字典兵糜切音秘今人多念作避字聲者非

夏月忌枳說

枳殼枳實皆破氣之品夏月乃熱傷氣之令二藥非宜故暑濕熱三氣門方中惟陽明實滿不得不與承氣湯者間有用之其餘皆不用此古人製方之意若有不謀而合焉今人未能體會每於暑熱之時任意用之是何讀古人書而漫然未覺耶或曰枳不宜於

夏令檳榔尤甚矣。余曰不然。夏月之邪三焦受者居多。非檳不達。故爲要藥。枳不能通三焦。故爲時令之禁。

Blank columns containing faint, illegible text.

翁壽承

名介壽號南軒曾任吳縣醫學訓科住珠明寺南

喜傷心恐勝喜解

心有所樂謂之喜何反謂其傷心哉凡人之氣以平爲期不及者病過者亦病經曰心藏神神有餘則笑不休試卽以不休二字味之乃樂之過而失其正也當此樂以忘憂之際有放心而不知求其心所藏之神不亦因之而渙散乎至於恐能勝喜其義維何蓋喜爲心志恐爲腎志水能制火旣濟之道也抑更有顯而易見者人當極喜之時適有恐懼之事猝然遇

之莫不反喜爲憂者惟以喜之情緩於恐而恐之情急於喜也是僅以水火尅制之理言之或近傳會而不知勝復之道本乎人情實有沒相印合者

恐傷腎思勝恐解

恐爲腎之志何卽傷腎乎蓋腎者主蟄封藏之本喜靜而不喜動恐則氣下偏能動之如張子和云恐氣所致爲骨痠痿厥爲暴下清水爲陰痿爲懼而脫頤凡此諸症非皆傷腎之明驗歟若善思者處此卽非常臨之自有定識豈得以恐懼搖其意見哉況思慮

之志出乎脾以思勝恐亦卽以土制水論情論理亦
適符也

思傷脾怒勝思解

脾志思而肝志怒木能尅土此其理也而曰傷曰勝
義亦顯明岐伯曰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
而不行故氣結矣蓋脾處中州而屬土喜健運而惡
鬱結思則氣結故曰傷也況思雖爲脾志而實本乎
心心者脾之母也今以多思而心營暗耗母氣旣虛
則所以助脾者亦寡矣若夫怒可勝思不言而喻嘗

見人熟思審處之時忽有拂逆之加一朝之忿無不爲已前此之思之弗得弗措者至此而無暇計及矣此無他亦惟人之常情有緩與急而已矣而實本平

怒傷肝悲勝怒解

肝爲木臟欲散而苦急經曰肝氣虛則恐實則怒又曰怒則氣上夫以將軍之官至剛之臟復以嗔怒而助其氣是急也非散也故曰傷也若夫悲者有所哀痛而然也經曰悲則氣消則當氣逆之時適以此消氣者值之謂之曰勝誰曰不然。或曰四志所勝皆

與五行尅制之理合茲怒爲肝志何獨非肺志之憂
勝之而云悲勝怒乎蓋喜怒憂思悲恐驚其情有七
而五臟止有五志故遺去悲與驚二者以悲與憂相
類皆屬不遂其心也驚與恐相類皆有所怯也惟悲
之情較急於憂故其勝怒爲更切耳由是觀之卽謂
之憂勝怒亦何不可

憂傷肺喜勝憂解

肺爲氣主忌乎臆鬱經曰憂愁者氣閉塞而不行是
憂能傷肺之由也至於喜可勝憂其義何居亦考諸

岐伯曰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行故氣緩矣則以閉
塞者而和緩之豈不得謂之勝乎然亦更有顯明者
凡人有所憂愁每多胸膈不舒適逢歡快之事即可
情懷開曠此尤情性之常寧獨火可勝金而已哉

陶厚堂

名宗隨號楚庭
住和豐倉前

百合病贅言

此病未見於心經與經之病

此症行止坐臥皆不能安自朱奉議以爲傷寒之變
證後之註金匱者或言屬氣或言屬血論說紛紜余
竊以爲皆未中肯夫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乃本乎心
神渙散也心主脈故心病而脈爲之皆病矣惟其心
神渙散故下文常默默不能食不能臥不能行數句
無可奈何之態皆所以形容百脈悉病之語未經誤
治病情如是者乃爲此病之正故用百合而加生地

黃汁顯爲五志之火消爍心陰於是以此救之經所
云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之意也此外因誤治之變而
隨症治之如金匱所立數方亦不過畧舉其槩以令
人隅反設未用汗吐下三法而曾或寒或熱或補或
瀉之藥以誤治者治法亦宜權變惟在法古者之引
伸觸類耳趙以德衍義云病多從心主或因情欲不
隨或因離絕菀結或憂惶煎迫致二火鬱之所成最
爲切當惜其有見及此而未明言心神渙散之故註
中反雜以熱毒瘀血等解殊爲白璧之瑕昔張路玉

治孟端士太夫人此病用生脈散加百合茯神龍齒
稍兼黃連而病愈蓋以百合攝神之法而推廣之洵
爲能讀仲景書者矣第安神之藥不一而專取乎百
合者因其形像心瓣瓣合抱取其凝合渙散之心神
由是而百脈皆利矣嘗聞中吳紀聞云百合乃蚯蚓
所化張路玉亦曾親見於包山土罅中有變化未全
者大畧野生百合蚓化有之夫蚯蚓性動而專通經
絡及至變而爲百合則由動而靜由散而合用爲主
治卽此意耳且百脈悉病則病變百出非經文數病

之所能盡設或症不盡合乎經文而遇病態類此者亦宜體會其意而推測之不可泥定下文數症也當明欲食不能食等句乃無可形容之辭病爲神病而難以形容醫者亦須神會而非語言文字之所能罄者矣景岳云無形者神也變幻倏忽換回非易引經文粗守形上守神二句而歎安得有通神明而見無形者與之共談斯道哉旨哉是言也向來註者多以百合爲消瘀血然消瘀血者乃赤花之山丹非百合也蘇頌以病名百合而用百合不識其義李士材曰

亦清心安神之効耳。士材能見及此而未發明此症
之機要殊缺典也。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文字模糊，無法進行準確的OCR識別。

吳醫彙講卷七目錄

王鳴岡

辨脾胃升降

管象黃

氣有餘便是火解

東垣景岳論相火辯

古今元氣不甚相遠說

四時皆有傷寒說

姚德培

幼科似驚非驚辨

痘科伏毒急於悶症識

唐立三 續刻

司天運氣贅言

週身經絡總訣 有小序

普象 頭上諸脈 在手經諸脈 在身體諸脈 臟腑中諸脈 足經諸脈

王洪圖

身醫真論卷一目錄

吳醫彙講卷七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吳趨周桂思哲氏參訂

王鳴岡

各鳳梧號牀山國學生世居十全街

辨脾胃升降

余嘗攷治脾胃莫詳於東垣求東垣治脾胃之法莫精於升降夫升降之法易知而升降之理難明其在經曰脾胃為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蓋脾主生化其用在於無形其屬土地氣主上騰然後能載物故健行

而不息是脾之宜升也明矣胃者水穀之海容受糟粕其主納納則貴下行譬如水之性莫不就下是胃之宜降也又明矣故又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臃脹夫清氣何蓋指脾氣而言不然何以在下則飧泄也其濁氣何蓋指胃氣而言不然何以在上則臃脹也是非可爲脾升胃降之一確證乎由此而推如仲聖所立青龍越脾等方卽謂之升脾之清氣也可其所立三承氣諸方卽謂之降胃之濁氣也無不可觸類引伸理原一貫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考東垣所著補中益氣調中益氣升陽益胃各方其論雖詳於治脾畧於治胃而其意則一臟一腑升降各有主治顯然不可混者其與先聖之理又何嘗相悖而後先輝映足以發明千古良可師也苟其顛倒錯施俾升降失宜則脾胃傷脾胃傷則出納之機失其常度而後天之生氣已息鮮不天扎生民者已余偶讀東垣書詳究脾胃以辨其升降之理如此

此論東國善我突眼醫以辨其法刺之即收效

其法以針刺之入寸餘即愈其法全在針法也

其法以針刺之入寸餘即愈其法全在針法也

其法以針刺之入寸餘即愈其法全在針法也

其法以針刺之入寸餘即愈其法全在針法也

其法以針刺之入寸餘即愈其法全在針法也

其法以針刺之入寸餘即愈其法全在針法也

管象黃

名鼎號凝齋又號佛容世居蘇城婁門內平江路之管家園

氣有餘便是火解

昔賢有云氣有餘便是火此當專以病氣立論若元氣有不足而無有餘者也何則氣化於精精生於水穀故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饑則氣怯而倦怠若飲食適宜起居有節始得元氣充流一晝一夜正合一萬三千五百息爲人身之常度故聖人御氣如持至寶非以氣之易於不足乎自夫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氣外侵營衛經府阻塞正氣流行出入之道遂致

腠理閉塞胸腹痞滿二便不通種種顯病氣有餘之象而元氣已形內餒之機醫者但當察其所因如風則用和寒則用汗之類卽不致化火而元氣復矣若治不中要病氣留着則六者皆可化火卽熱病爲傷寒之類而病機十九條屬熱者多是也故曰氣有餘便是火卽七情之病亦莫不然如喜太過則喜氣有餘而心火熾怒太過則怒氣有餘而肝火炎此尤當從臟氣之陰陽虛實而調劑之若執是說以往不曰破氣降氣卽曰清火瀉火吾恐少火生氣一傷則俱

傷一敗而難復非衛生之道也豈古人立言之旨哉

東垣景岳論相火辯

東垣曰相火者元氣之賊也丹溪述之景岳非之論曰情欲之火邪念也邪念之火爲邪氣非相火之所爲也二家之說俱有詞障夫相火者腎中之真陽稟自先天爲人生之根本云爲動作賴之以立衰則病息則死老子曰一生二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靜而生陰陽是相火一人身之太極也太極不能無動然動而有節卽是少火以生氣動而無制則爲壯

火以害氣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實一相火之所爲
豈得另有邪火也故人之喜怒愛懼不過五藏之本
志男女大欲則又萬物之化醇是皆天地間經常之
理原不至於傷生惟狂蕩無節斯爲害耳然相火旣
定位於下焦蒸騰發育夫能使之理勝而安欲勝而
危者則惟一心故心爲君火經曰君火以明相火以
位又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
也大學正心釋氏降伏其心養生者善治其心則推
而極之爲聖賢爲仙佛守而持之康寧壽考若舍君

而言相無怪乎或爲元氣之賊或爲生氣之本意旨
岐趨則瀉火補陽爭門角立黨同伐異欲爲闡發前
賢恐先與經旨相謬

古今元氣不甚相遠說

五方風土異宜古今元氣不同醫林每奉此二語爲
治病立方之要旨以爲西北高燥多寒東南卑濕多
熱高燥則筋骨勁強卑濕則肌肉柔弱此分形勢之
剛柔非以判本原之強弱故內經異法方宜論五常
政大論聖人早爲詳言之至古今元氣不同則愚竊

有說焉。皇古之世，壽稱千百，薦紳先生難言之。或者書缺有間，未足徵信歟。尚書載自帝堯以來，則皆彰彰可考。所謂元氣之厚薄，必徵諸壽數之短長。故古人之元氣不可見，而古人之壽數有可稽。唐虞三代已不聞有數百歲之人，觀之孔顏尤明驗也。仲師挺生於漢，爲製方之祖，其用藥也不啻數倍於今。由其察脉真審證確，任使精專一湯，日作數服，病愈或不終劑，蓋有是病必用是藥，去疾務盡，斷斷然也。然非謂漢時氣厚則可也。古者以百歲爲上壽，七八九十

者爲老、遞降而天殤、自漢迄今、果有異歟、蓋至誠無息、天地之體、未有久而漸薄之理、惟天地無心於造物、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者、原各得此百年之用、而修短不齊者、人自有其厚薄耳、今古一轍也、不然、軒岐垂教、長沙祖述、豈專爲一方一代而言哉、若謂今之人稟氣日薄、則善乎、徐洄溪有草木之性隨之亦薄之論、此又不移至理也、自元氣不同之說、行羣以古法不宜於今、麻桂慮其亡陽、薑附畏其劫陰、柴葛以升而代之、硝黃以厲而製之、卽偶然一用、不過數分、

病則猶是也。藥則不及矣。安能奏效乎。因是邪不去。正立亡。始之以謹慎。愛之者。終之以因循。害之也。故愚以爲學者。當專務審證。辨脉旣得。證因之本。幸勿拘元氣不同之見。當宗古人用藥而稍減之。矯今人立方而增重之。庶幾病氣速除。生機不息矣。鼎也。學識淺陋。有志未逮。書此以俟之。

四時皆有傷寒說

三陽傷寒。俱有表證。至於三陰。旣無表證。可據而又。不必一日太陽。二日陽明。循經而傳。卒然直中。無拘。

太少今試有人卒然患得三陰條脉證醫者診視將不知目爲何病無論治之也故有謂南地無傷寒者非無傷寒實有之而難於識難於治也寒者天地之一氣傷寒者舉一以名書一百一十三方果皆治寒之劑哉猶魯史錯舉四時而名春秋也竊謂傷寒一證不特霜降以後春分以前有之卽三時皆有之不過因時易名春溫夏暑其證治已全具於三百九十七法中在學者能通其變耳是傷寒實備六氣之治厥後或專論溫熱或專主三焦或主心營肺衛要不

過傷寒中之一氣一經未足以窺全豹也。讀書貴在
參悟不可如小僧縛律如邪中三陰不必皆寒故三
陰亦有熱下證直中三陰多兼內傷故三陰每多溫
補證又况外感不出六經內傷無過五臟然則傷寒
一書并可以概雜病何時何地無之哉溯心源於長
沙當必沉潛反覆於其書猶必詳審於無表證之治
則宮墻雖峻庶幾可窺

姚德培

名本厚號芬溪
世居圓妙觀東

幼科似驚非驚辨

幼科驚症自喻氏以食痰風驚四字立名大剖從前
之訛實爲確論葉香巖亦宗之然更有未盡者近多
冬令氣暖失藏入春寒溫間雜小兒吸受其邪先傷
肺經起自寒熱氣麤延綿失治漸從胞絡內傳上部
雖有微汗而痰多鼻煽煩躁神蒙病家惶懼輒云變
爲驚症動用香開妄投金石以致陰液消亡熱勢愈
張正不敵邪肝風陡動漸見肢牽目竄瘳閉發厥勢

多傾敗若於病未猖獗之前先以辛涼開肺繼以甘寒化熱佐以潤劑降痰兩候自能痊可此蓋溫邪陷入陰液內耗而動肝風實非驚恐致病也若誤以驚藥治之恐幼穉之舍冤不少故爲之一辨

痘科伏毒急於悶症說

痘之一症先賢立論甚詳但近時氣候變遷竟有不同於向日者莫甚於伏毒而爲時癘壅遏初起寒熱悠悠腰腹並無痛楚兩潮而見點亦色潤而形單並非要害之處身熱未解得噓便通根窠雖立不易掀

發一到三朝神蒙氣喘癡點全無唇不腫而口不渴
火伏內攻迅如反掌痘未退縮卽已喘閉告竭雖多
識者進以芳香雙解大劑刮奪一無奏績亦末如之
何也已矣

此書之體三傳極業康部藏品全珠各不亂而

唐立三續刻

司天運氣贅言

內經氣交變大論詳言歲運六元正紀大論詳言司
天在泉而今似有不驗者何歟蓋歲運已分太少而
一歲之中再分爲五運五運之中又分主客主客之
中又分太少司天在泉再與間氣分而爲六六氣之
中又分主客是每候中必有歲運與司天在泉及主
運客運主氣客氣六者矣角徵宮商羽與風火濕燥
寒雜合於一時變化靡窮無怪執歲運之說者司天

在泉不驗、執司天在泉之說者、歲運不驗、執五運六氣之說者、歲運與司天在泉皆不驗、幾疑古聖賢書爲不可盡信矣、不知五運六氣經文雖逐一分言而未及合參之理、然天元紀六微旨二篇論至天符歲會則參合而言、如天符乃歲運與司天相會、奉天行令而主半年、譬之相輔也、故曰執法也、故中其病者危而速也、歲會乃歲運與年辰相會、猶爲平氣、而主一年、譬之方伯也、故曰行令也、故中其病者徐而持也、至於太乙天符則司天歲運年辰三者會合、偏盛

極焉故中其病者暴而死也吾儕在醫喻醫如一方
中純寒純熱其性自偏服之未有不驗者其非天符
歲會之年五行錯雜猶之一方中苦辛相制寒熱雜
陳則氣味皆輕自不覺其利害耳天符歲會如此可
知五運六氣亦須叅合以類推矣內經未言及此者
提其綱而畧其目也然余更有說者經言中執法者
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
暴而死曰中曰其乃指偏勝之時卽中此偏勝之邪
於是其病如斯非泛言其年得病無論風寒暑濕燥

火一槩如此斷也。况偏勝之時，雖必有其邪，亦非舉世之人而盡中之也。或起居不慎，或寒暖失宜，凡屬外感，皆然。再壯者，氣行則散，怯者着而爲病，則是中其邪者，本非常有。何謂經文之不驗耶？愚意以爲運氣之說如此，抑更有釋天符太乙之說者，謂非一年之病，皆然。當以得病之一日爲言，如戊子日亦稱天符，戊午日卽爲太乙，似乎近理。而與中其二字究隔一層，仍當作值其日，而中其邪，或合以其年其日而中其邪，如此推之，竊謂斷無不驗者。

週身經絡總訣

有小序

治病須分經絡古人以經界喻之猶夫射之的御之
範也靈樞經脈一篇爲我醫所必讀惟是其文參差
繁複習者苦之東垣編爲歌訣國朝汪訥庵更爲
諧暢可謂記誦無難矣惟是熟此經脈於逐經之起
止循行雖已了了而人之身體每一處有兩三經或
四五經錯綜循及者皆散見於各經之下臨證倉卒
未免或遺烈不揣愚陋竊以人身自巔至足凡十二
經絡行及之所彙而輯之再奇經八脈除帶脈及陰

陽維躋皆簡明易曉可無纂輯外其衝任督三經亦
爲摘入倣四六之體編爲俚句而不拘扣對不嫌粗
俗惟求便於記誦俾人之身體四肢一云某處便識
爲某經某絡實爲臨證辨經分經議治之捷徑但不
敢曰熟此總訣竟可置經文而不讀也譬之本草綱
目旣已按藥而治病復有本草類方爲之按病以集
方二者縱橫爲用尤爲心目瞭然耳

頭上諸脈

蓋聞手之三陰從臑走手

手太陰肺少陰
心厥陰心包

手之三陽

從手走頭手少陽三焦陽明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太陽

陽膀胱陽明胃少陽膽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足太陽脾少陰腎厥陰肝靈已

逐一而分言茲乃合編而便讀膀胱之脈交於巔肝

與督脈會於巔絡腦須知膀胱惟欲便於誦讀故用簡字訣餘倣此髮

際循乎胃脈胃至額顛髮際下膽抵頭角上額者督

與膀胱在內出額者其惟肝脈在外目系連於肝脈

心之支者並繫目之內角名曰內眥小支至而膀胱

起胃經還約於其旁小腸之支者至目內眥膀胱之脈起於目內眥胃脈起於鼻之

交頰中旁約太陽之脈目之外角名曰銳眥膽接焦

下循鼻外約一作納

支三焦之支者至目銳眇小腸亦至目下為頤音拙焦膽

小腸而合至三脈俱支者兩旁為頰大小肝焦而上下夾面

橫骨為頰大腸貫頰小腸上頰肝與三焦俱下頰四脈亦俱支者小腸之支斜絡於

顙督脈至於鼻柱胃脈起於交頰即山根大腸之支挾

鼻孔而交中挾口從下齒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

交足陽明經胃經之脈循鼻外而挾口環唇肝又環於唇

內胃又交於承漿下唇陷中胃經之脈入上齒大腸之支

入下齒頤前大迎胃脈出而膽支下頤下為頤頤前一寸三分動脈

乃胃經穴陷中為大迎頤下為顙胃脈循而任脈上胃脈循頤後下廉

耳之上角焦支出而膀支至客主人穴膽出走而胃

脈過耳前上廉起骨曰客主人乃膽經穴膽脈之支者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胃脈上耳前過客主

人三焦之孫脈出走客主人前靈樞云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

者為孫此支之岐者故曰孫脈後仿此小腸與焦膽三支並入耳中膽

脈焦支繫於耳後膽支胃脈循在頰車耳下曲骨咽

有小心脾腎之脈小腸脈循咽心脈之支者喉為胃

支腎脈之循二脈循喉肝循喉後而入咽頰肝脈循喉

入咽頰咽頰一脾連舌本而散舌下腎脈挾乎舌

本胃支下在人迎結喉旁一寸五分動脈此為諸陽之會先須

大畧而陳

在身諸脈

原夫腦後為項膀胱督脈與焦支兩旁為頸大小腸

支同膽脈肩髑骨之前廉大腸出之肩後之下為膊

膀胱循也焦膽小腸交合於肩

會於大椎
名為肩

腎經督脈

並貫於脊脊骨兩旁第一行相去各一寸五分挾脊

肉為膂膀胱循之而挾脊脊骨兩旁第二行相去各

三寸成片骨為胛

音夾

小腸繞而膀胱貫至於肩前陷

下名曰缺盆焦膽胃腸並入其中是以膽脈循胸三

焦布膻上焦兩乳中乳內廉乃胃經直下腋之中分

膽經包絡心包絡亦有直者支者之分恐辭句繁複

包二字以別之腋下為包絡之過心直下而肺橫出脇裏為

膽脈之循心包出而肝經布脇骨之下為季脇須識

膽經之過臍下四寸為中極當知任脈之起任脈起於中極

之然而任脈當臍衝胃挾臍脾脈入腹胃支循腹肝

脈上抵乎小腹膽胃出入於氣街臍下毛際兩旁動脈為氣街一名氣

衝乃胃膽繞毛際曲骨之外肝環陰器此在身軀之

脈所當臚列而明

臟腑中諸脈

其在臟腑之脈太陽與少陰為表裏手太陽小腸少陰心足太陽膀胱

膀胱少陰腎少陽與厥陰為表裏手少陽三焦厥陰心陽明包足少陽膽厥陰肝

與太陰為表裏手陽明大腸太陰肺足陽明胃少陰腎凡此六經脈皆

互絡手足同然無煩詳贅如肺脈絡大腸大腸脈絡肺之類十二經皆倣此

更有肺之一臟心直上而腎直入胃之一腑肝脈挾

而肺小循肝脈挾胃肺脈還循胃口小腸之脈抵胃心有腎支之絡肝有

腎經之貫脾支又注於心中肺脈自起於中焦心下

有膈惟膀胱為無涉十有一經皆上下而貫之心下膈膜

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惟膀胱之脈挾此屬臟腑
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腎屬膀胱故不貫膈
之間並須熟諸者

手經諸脈

論乎肩肘之間乃號為臑音柔俗名大臂臑之內廉有三肺

循前而心循後包絡恰循乎其間臑之外廉有三小

循後而大循前三焦乃循乎其外臑下為肘三焦上

貫內廉尺澤包絡入之包絡之支者入肘內陷中尺澤穴肺則下於

內前心又下於內後肺脈下肘中心脈下肘內惟肺脈行前心脈行後心包行其中

問為小腸出於內側兩筋大腸入於外廉肘下為臂

包仍在中即上文支者大循上而小循下心脈仍循內後

廉上骨下廉之內仍循肺脈臂外兩骨之間還出三

焦肺入寸口而循魚際關前動脈為寸口大指後肉隆起處為魚魚際其間穴名

心抵銳骨而入後廉心脈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包絡直入於

掌中從曲澤行掌後兩筋之間橫紋陷中入掌中三焦仍循乎表腕大腸

出於合谷而上入兩筋之中合谷俗名虎口大腸經穴小腸循於

外側而出腕下之踝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肺脈出

於大指包絡出於中指次指為肺支腸脈之交肺脈之支

者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大腸之脈起於次指之端四指為包孫焦脈之接三

焦又上出小次之間小指為心脈小腸之接所謂手

經大畧如斯

足經諸脈

至如尻上為腰膀胱脈抵

背脊下橫骨為腰

腰下為臀膀支

貫之兩旁捷骨之下名髀樞而膽橫膀過

一名髀厭膽脈橫入

髀厭中膀胱之支者過髀樞

前面氣街之下號髀關而胃經直下

股之內廉前廉脾而後廉腎又肝脈內循於股陰股

外為髀後膀支而前胃脈

髀前膝上六寸起肉為伏兔胃脈抵之

又膽

脈下循於髀陽

循髀外行太陽陽明之間

是以挾膝筋中為臄

臄即膝

蓋仍屬胃經之直下而膝內脾經內前膝外膽脈外

膝後曲處為膈還是膀支之直入而腎出肝上俱在

內廉腎脈出膈內廉脾腎上於膈內膈足肚也二膀

支貫於膈外從膈中下貫膈膽下於外輔骨前而直

抵絕骨之端髀骨為輔骨外肝斜於脛胫內側而胃

循脛外之廉內踝有脾前腎後之分外踝有膽前膀

後之別跟上下兩旁大指節後為核骨脾經脈過足外

側骨為京骨膀脈支循腎入跟中胃膽循跗跗上廉

乃肝經循處足心中有腎脈斜趨湧泉大指甲後屬

膽支肝脈之交大指內側爲胃支脾脈之接中指內
外分胃直胃支之入四指之間又膽經直入而終膀
支至於小指之外腎脈起於小指之下足經之脈又
如此也

吳醫彙講卷七終

吳郡東齋卷十餘

...

...

...

...

...

...

...

...

吳醫彙講卷八目錄

朱應皆

木鬱達之論

頤毒頤字辨

方藥等分解

楊存耕

保護元陽說

楊立方

讀傷寒論附記

屠彝尊

論白痞

李純修

爛喉痧論

祖鴻範

爛喉丹痧治宜論

陳元益

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異說

辯活人書婦人傷寒之說

唐立三 再續

攝生雜話 計八則

謝全齋而
臥立三

吳醫彙講卷八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顧豐來吉氏校訂

朱應皆

名升恒號玉田國學生住宋仙洲巷

木鬱達之論

內經云木鬱達之古來註釋者以達為宣吐又云用柴胡川芎條而達之愚謂此不過隨文訓釋而於達之之意猶有未盡然也夫木鬱者即肝鬱也素問云治病必求其本而鬱症之起必有所因當求所因而

治之則鬱自解鬱者既解而達自在其中矣矧木鬱之症患於婦人者居多婦人情性偏執而肝病變幻多端總宜從其性適其宜而致中和卽爲達道彼若吐若升止可以言實未可以言虛也今人柔脆者恒多豈可槩施升吐哉其餘火土金水四鬱古人之註釋雖於經義未必有悖然亦止可以言實止可以言外因未可以言虛未可以言內因也蓋因鬱致疾不特外感六淫而於情志爲更多調治之法亦當求其所因而治之則鬱自解鬱者既解則發奪泄折俱在

其中矣。因者病之本，本之爲言根也。源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可師也。

頤毒頤字辯

按時病之後，多有發頤毒之症。然古人又有云：遺毒者，愚謂當以此遺字爲正。蓋遺者，遺留也。謂餘邪未盡，遺於經絡，以致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也。頤者，但以部位相近而言也。然今之患者，發於耳下爲多，兩頤甚少。按耳下者，少陽之部也。三陽以少陽爲樞，是餘邪從樞而出也。兩頤者，少陰之部也。三陰

以少陰爲樞是亦餘邪從樞而出也病在三陽發於耳下病在三陰發於兩頤此一定之理也張石頑云過用發散引邪泛濫而頤毒多有延及膺脇肘臂如流注者則去頤益遠尙可謂之頤毒乎

方藥等分解

嘗讀古方每有藥味之下不註分兩而於末一味下註各等分者今人誤認爲一樣分兩余竊不能無疑焉夫一方之中必有君臣佐使相爲配合况藥味有厚薄藥質有輕重若分兩相同吾恐駕馭無權難於

合轍也卽如地黃飲子之熟地菖蒲分兩可同等乎
天真丹之杜仲牽牛分兩可同等乎諸如此類不一
而足豈可以各等分爲一樣分兩哉或曰子言是矣
然則古人之不爲註定而云各等分者何謂耶愚曰
各者各別也古人云用藥如用兵藥有各品猶之將
佐偏裨各司厥職也等者類也分類得宜如節制之
師不致越伍而譁也分者大小不齊各有名分也惟
以等字與上各字連讀其爲各樣分兩意自顯然今
以等字與下分字連讀則有似乎一樣分兩耳千里

之錯失於毫釐類如是耳窺先哲之不以分兩明示
 後人者蓋欲令人活潑潑地臨證權衡毋膠柱而鼓
 瑟也竊以為古人之用心如此不揣愚陋敢以質諸

高明

谷法谷限也古人云取藥收用只藥有谷品識之欲
 然爾古人之不識結室而分谷等谷法何謂極愚曰
 而多置下也谷法也然一新谷兩法也曰谷法也
 天其長之林幹李半谷兩石同等乎結收此酸不一
 谷法也明收收黃劑于之總收高節谷兩石同等乎

楊存耕

名秦基字觀宸號勉齋生於乾隆丁卯列
成均應闈試業儒係丙戌狀元張酉峯門

人業醫係葉天士徒孫鍾南紀門
人住閩門外資福橋存耕其堂名

保護元陽說

聖人作易爻先一畫是元陽爲萬物資始神變化合
太和所以象詞獨稱其大耳讀仲景傷寒首論太陽
以桂枝湯爲方祖誠一法立而諸法已悉具亦此經
治而他經可不傳無論太陽篇內輒用桂枝卽陽明
表未解尚宜桂枝少陽柴胡症每合桂枝至於誤下
腹痛桂枝加芍藥桂枝加大黃等湯乃屬太陰矣若

夫少厥二陰風熱痰壅有半夏散及湯發表溫中有
當歸四逆液涸用復脈法虵動用烏梅丸凡此不以
桂枝命名者而仍不離夫桂枝可知仲景意不特陽
經宜用卽陰經亦常兼顧及陽也再參金匱開卷論
臟腑經絡次章治瘧必先列括萋桂枝其餘各症以
桂枝法加減者復不勝枚舉此非始終體乾行健教
人以保護元陽哉近來風氣畏溫熱而喜寒涼每見
元虛濕溫風溫等症舌白渴不欲飲者亦有用犀角
地黃竹葉石膏輩病本在氣分或反引入血分或胃

敗不納、呃逆泄瀉、輕病重、重病死、深爲扼腕。試觀大
易以陽剛喻君子、以陰柔喻小人、若使陰道長、則陽
道消、何以輔相、裁成、躋斯人、共登壽域、以方位論、五
穀利在東南、以歲時論、百卉敷榮、春夏由此推之、天
包乎地、氣先於血、元陽實生生之本、亟宜保護、醫當
活潑潑地、雖不必偏熱而斷不可偏寒也。明矣。彼丹
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故景岳非之。

洞見本源

江叔齋跋

古人云、不知易者、不足以言醫。此論以易理闡明

醫理而以護陽立說并論及仲聖用桂枝諸方皆
從護陽起見誠爲確論蓋陽氣一分不盡則不死
人能保護元陽則太和之氣充滿於身熙熙皞皞
共躋春臺矣易以陽喻君子吾於楊君亦云然
繆松心識

以儒理通醫理故其指遠以易理通傷寒金匱之
理故其辭文

年姻家眷弟葉元符拜讀

講易講醫三墳一理

受業門人程清泰百拜誌

楊君之論誠操卓識諸公之評並具慧眼

唐笠山識

楊立方

名曰恒住
城中平橋

讀傷寒論附記

嘗謂長沙之論謹嚴之中皆活法也天之氣化不一
有主氣有客氣人之臟性亦不一有陰臟有陽臟春
溫夏熱秋燥冬寒四時之定位也厥陰風化爲初之
氣少陰熱化爲二之氣少陽火化爲三之氣太陰濕
化爲四之氣陽明燥化爲五之氣太陽寒化爲終之
氣六節之常度也故寒必傷於冬而溫與熱必在於
春與夏此其大較也然而以五運言之則土運金運

之遷代無常以六氣言之則司天在泉左間右間之
加臨各別益之以勝復之理太過不及之數於是乎
春夏亦有傷寒隆冬非無溫病所謂非時而有其氣
不可膠於節候之常素問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
下之地春氣常在靈樞曰以一日分爲四時日出爲
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皆是以活法言之
說者於傷寒必主冬月於桂枝麻黃三陰諸辛熱劑
必主冬月之傷寒而不可用於春夏之時拘泥時令
於變化之理得毋有未備歟通天篇曰有太陰之人

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及夫
五五二十五人之政本臟篇又言二十五變昔夏英
公有異稟臥卽身冷如僵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
紀極小吏竊食卽發疽死而太陽之人則飲啖生冷
而不知節恣情房室而不加疲此其陰陽之反何啻
天淵是故有從化之說從者天之氣也化者臟之性
也陰臟者多寒陽臟者多熱所謂陰從陽化陽從陰
化熱從寒化寒從熱化亦皆以活法言之而尤不可
泥於溫涼寒燠之常也夫以運氣主客之殊加之以

臟腑陰陽之別其病遂千態萬狀而莫可窮詰仲聖
述軒岐之蘊廣湯液之用約之以三百九十七法一
百十三方而金匱不在其數其立法之妙爲治之活
於主客陰陽之變莫不融貫是在乎用之者之神而
明之耳後之論足經論卒病論三綱論六氣論傷寒
卽雜證之一紛紛聚訟返而求之仲聖之書其活潑
潑地者固無乎不包也故治病須用活法

屠彛尊

名曦號疎村國學生浙江烏程縣人僑寓平江

論白痞

白痞一症攷古方書無專條論及間有在癰疹門中發明一二究未能盡其底蘊今溫熱證中每多發出如糶如粟色白形尖者謂之白痞有初病卽見者有見而卽愈者有見而危殆者有病經日久癰疹已見補瀉已施之後仍然發此而愈者泛稱時氣所致殊不知致病之由旣異治療之法不同不可不與癰疹詳辨而審處之也蓋傷寒傳經熱病汗出不徹邪熱

轉屬陽明多氣多血之經或由經入府受熱蒸灼營傷血熱不散而裏實表虛熱氣乘虛出於膚腠故稀如蚊跡稠如錦紋者爲癩紫黑爲胃爛而不治也時行風熱之氣侵入肺虛血熱之體失於清透傷及手太陰血分乘虛出於皮膚如沙如粟而色紅瑣碎者爲麻或歲當火運復感時厲之毒卽咽痛而成丹痧及爛喉痧之類爲最劇者也至於白痞一症則溫熱暑邪病中必兼濕爲多蓋伏氣之發本從內出然必因外感及人身素蘊之濕與外觸之邪互相蒸發上

甚爲熱初病治法設不用清透滲解則肺爲熱傷氣
從中餒不能振邪外解熱漸陷於營分轉投清營滋
化熱勢稍緩而肺氣亦得藉以自復所留之濕仍從
上焦氣分尋隙而出於是發爲白痞以肺主氣故多
發於頤項肩背胸臆之間白爲肺之色光潤爲濕之
餘氣至此而邪始盡泄也甚有幾經補瀉之後病仍
不解忽然發此而愈者以其人之氣液內復邪自外
透故不治亦愈也若其根本已虛無氣蒸達多有延
爲衰脫者故此症以元氣未漓色潤晶瑩有神者爲

吉枯白乏澤空殼稀散者爲氣竭而凶摠以形色之
枯潤卜其氣液之竭與否也大抵此症在春末夏初
暑濕之令爲甚秋冬則間有之要不出乎手經受病
仍從手經發泄不比足經之邪可從下解也夫肺爲
主氣之藏氣旺則邪從外解上泄而病愈氣衰則邪
正並竭雖發必朽白無神而難治觀內經暑與濕同
推仲聖痙濕暍合論益知暑熱溫邪症中多夾濕邪
更無疑矣一隙微明以俟高賢正之

李純修

名基德號雲浦國學生住齊門外蠡口

爛喉痧論

爛喉痧一症古書不載起於近時而并易傳染治之者每謂太陰陽明二經風熱之毒而至爛之由亦不可不詳察也譬之於物以盛火逼之祇見乾燥而不知濕熱鬱蒸所以致爛耳此症凡風熱者治宜清透濕熱者治宜清滲痰火凝結者治宜消降蓋邪達則痧透痧透則爛自止矣若過用寒涼勢必內陷其害可勝言哉夫症有可治有不可治口中作臭者謂之

回陽其色或淡黃或深黃者此係痰火所致皆可治
之症他如爛至小舌者鼻塞者合眼矇矓者并有元
氣日虛毒氣深伏色白如粉皮樣者皆不可治之症
也總之因天地不正之氣感而受之故體有虛實之
不同卽症有重輕之各異耳其餘喉症痧症古人言
之詳矣槩不復贅

李師

李師

李師

祖鴻範

名世琛號小帆
住海紅坊巷

爛喉丹痧治宜論

夫丹痧一症方書未有詳言余究心是症之所來不外乎風寒溫熱時厲之氣而已故解表清熱各有所宜治之得當愈不移時治失其宜禍生反掌無非宜散宜清之兩途也其症初起凜凜惡寒身熱不甚並有壯熱而仍兼憎寒者斯時雖咽痛煩渴先須解表透達爲宜卽或宜兼清散總以散字爲重所謂火鬱發之也苟漫用寒涼則外益閉而內火益焰咽痛愈

劇潰腐日甚矣。不明是理者，反云如此涼藥尚且火勢勃然不察，未散之誤，猶謂寒之未盡。於是愈涼愈過，以致內陷而斃者有之。或有云是症專宜表散者，余謂所見亦偏。前所云寒熱之時散爲先務，俾汗暢而丹痧透發，已無惡寒等症。至此則外閉之風寒已解，內蘊之邪火方張，寒涼泄熱是所宜投，熱一盡而病自愈矣。若仍執辛散之方，則火得風而愈熾，腫勢反增，腐亦滋蔓，必至滴水下咽，痛如刀割。間有議用清涼者，乃以鬱遏排之炎熱燎原，殺人最暴。此偏於

散而謗匪清者之爲害也。彼言散之宜，此言散之禍。彼言寒之禍，此言寒之宜。要惟於先後次第之間，隨機權變，斯各中其窾耳。再此症愈後，每有四肢痠痛，難以屈伸之狀，蓋由火爍陰傷，絡失所養，宜進滋陰，非同痺症。此又管窺之所及，敢以質之高明。

夫國之盛衰在乎德之厚薄也

德厚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也

德薄則民叛之如木之折也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則天下歸之

德不足則天下叛之

陳元益

名昌齡號半帆
國學生住北濠

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異說

夫痧之與痘同一胎毒也而有府藏之分焉其發也亦有出遲出速之異以伏藏之地有遠近也第痧之一證古人治法惟以升麻葛根湯爲祖劑芫荽酒之外治而已其有風寒外束內毒難出而喘急者麻杏石甘湯主之若夫輕淺之證竟有不必延醫自用櫻桃核粗草紙棉紗線煎湯飲之而愈者卽其發也不過周時而透透之後亦僅二三日而自愈矣今之痧

也則不然有二三日而方透者有四五日而終未透者或身肢雖達而頭面不透咳聲不揚喘逆氣粗悶伏危殆者又有一現卽回旋增喘促狂躁悶亂謂之隱早者更有痧雖外達而焮紅紫滯或目封或皆赤譎語神昏便秘腹痛或便泄無度種種熱盛毒深之象以向來痧疹門方治之無濟仿治痘之法先以紫雪芳透於前繼以犀羚芩連丹地石膏人中黃大劑清涼解毒始得轉重爲輕易危爲安或有病深藥淺而至於危變者幾同痘瘡有順險逆之別嗟嗟同一

痧也何今昔不侔若此耶揆其所以然大率邇年來
種痘盛行胎毒未得盡泄借此痧症以泄其毒者有
之抑或近來時厲之氣甚於昔日以致症之險重者
有之要在臨此證者無執前人之治因時制宜因證
立方圓機活潑勿以痘重痧輕而忽之庶無愧爲司
命矣

辯活人書婦人傷寒之說

嘗讀朱肱活人書云婦人傷寒治法與男子不同舉
男子調氣女子調血以爲大畧似補前人之未及然

愚謂此說未可一槩論也夫長沙張氏醫中之聖也
其著傷寒論原爲卒病而設故又謂之卒病論卒病
者宜舍本而治標故一百一十三方皆男婦共用卽
熱入血室亦用小柴胡湯婦人之陰陽易亦用燒裯
散自有活人書創立婦人治法異于男子之說後人
宗之者多矣不思仲聖之方早合氣血爲一致今試
以藥攷之其立法用意自躍如也卽如桂枝芍藥固
營而閉衛非血藥乎麻黃防風雖謂之發汗本治乳
子餘疾非血藥乎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則治腎柴胡

則調經皆氣中之血藥也。當歸地黃固不必言。卽白朮人參人皆以爲氣劑。而本草言能利腰臍間血。可知亦爲血藥也。大抵用之在陽便爲氣藥。用之在陰便爲血藥。總之傷寒一證皆爲營衛受病耳。何必分男先調氣女先調血耶。雲岐張氏好古王氏皆以朱氏之說爲治雜病之常法。誠所謂自具慧眼而不爲前人所惑者也。

本仲聖以論傷寒治法由正路也。中幅詮疏氣血陰陽尤妙。獨開生面。斯可謂用古而不泥古者乎。

今而後讀活人書者當知所擇矣 西疇顧業師評

本中... 五... 命...

前入... 卷...

凡之... 命...

凡之... 命...

凡之... 命...

凡之... 命...

凡之... 命...

凡之... 命...

凡之... 命...

唐立三 再續

攝生雜話

命門真火藏於兩腎之中。性門真水藏於一心之內。人但言命門真火而不參究性門真水何也。因真陽之火能生真陰之水。故也。殊不知性命相生。水火不可以一息不交。天一所生之水爲我生身之始。水中能生真火。人皆未究。況保真陰之水則真陽之火常存而不散。若真陰一衰則真陽無附。飛揚上越。變爲邪火。能返涸真陰之水。豈不危哉。

火性本燥烈發揚而腎中相火偏職閉藏水性本柔
弱蟄藏而心精三合獨主清利則知性以位變水火
本無二氣噓氣卽有水陽化陰也蒸水卽有氣陰化
陽也燈因膏而不滅陽依陰也水因火而不冰陰依
陽也相需如此可以知其情性矣

補心氣益心精而不見効者則知命門火衰腎水不
足何也命門之火卽心火之根腎水之精卽心精之
源心無水則孤火上逆腎無火則寒水下凝水弱火
炎則肺金受尅陽焰飛揚於上焦而生欬喘咯血等

病下虛則上盛也。火弱水剛則肝木失養，濁陰凝結於下焦，而生癰閉、壅腫、精寒等病。上虛則下實也。水火兩平，陰陽斯無偏勝。

脾之權在腎，胃之權在心。自下而上，水滋土；自上而下，火生土也。脾土屬陰，生於相火而健行不息；胃土屬陽，傳道於大腸而容受無窮。總在主納之腎，於是土以火生也。脾虛則胃滯而不食，脾實則胃運而能食。總在主出之肺，於是氣機流動也。故凡治脾胃當以調肺氣、交心腎爲先。

人身之痰最能爲害。勢湧如潮。勢衰如汐。風寒濕燥。隨氣而生。體實體虛。隨人而致。濁則濃。清則稀。五藏六腑。無盛痰之所。上下升降。無時而定。又與正氣不兩立。殆猶天地間陰雲瘴霧耳。

週身氣血無不貫通。故古人用鍼通其外。由外及內。以和氣血。用藥通其裏。由內及外。以和氣血。其理一而已矣。至於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蓋指本來原通。而今塞者言。或在內。或在外。一通則不痛。宜十二經絡藏府各隨其處而通之。若通別處。則痛處未知。而他

處反爲掣動矣

目錄

補戒急授而驟壅伐戒亟奪而峻利用之不當皆能
致害故攻熱失宜熱未去而寒復作寒熱各踞於其
所反致溫涼並禁良醫莫措矣攻寒亦然

人但知冬不藏精者致病而不知夏不藏精者更甚
焉嘗見怯弱之人而當酷暑每云氣欲悶絕可知中
暍而死者直因氣之悶絕也夫人值搖精恒多氣促
與當暑之氣悶不甚相遠經曰熱傷氣又曰壯火食
氣余故曰夏令之炎威甚於冬令之寒苟不藏精壯

吳郡東門外大目社

命和盤

四大宋轍

命黃宗必

命黃宗必

五

命黃宗必

命黃宗必

命黃宗必

命黃宗必

吳醫彙講卷九目錄

徐叶堦

四大家辯

論醫宗必讀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溫補之益

王繩林

攷正古方權量說

史記卷之九	目錄
一	史記卷之九
二	史記卷之九
三	史記卷之九
四	史記卷之九
五	史記卷之九
六	史記卷之九
七	史記卷之九
八	史記卷之九
九	史記卷之九
十	史記卷之九
十一	史記卷之九
十二	史記卷之九
十三	史記卷之九
十四	史記卷之九
十五	史記卷之九
十六	史記卷之九
十七	史記卷之九
十八	史記卷之九
十九	史記卷之九
二十	史記卷之九
二十一	史記卷之九
二十二	史記卷之九
二十三	史記卷之九
二十四	史記卷之九
二十五	史記卷之九
二十六	史記卷之九
二十七	史記卷之九
二十八	史記卷之九
二十九	史記卷之九
三十	史記卷之九
三十一	史記卷之九
三十二	史記卷之九
三十三	史記卷之九
三十四	史記卷之九
三十五	史記卷之九
三十六	史記卷之九
三十七	史記卷之九
三十八	史記卷之九
三十九	史記卷之九
四十	史記卷之九
四十一	史記卷之九
四十二	史記卷之九
四十三	史記卷之九
四十四	史記卷之九
四十五	史記卷之九
四十六	史記卷之九
四十七	史記卷之九
四十八	史記卷之九
四十九	史記卷之九
五十	史記卷之九

吳醫彙講卷九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王與謙履安氏校訂

徐叶堦

名鏞號鉅臺松江南邑人弱冠入諸生即棄舉業專攻岐黃學

四大家辯

李士材讀四大家論一篇本自王節齋大意謂三子

補仲景之未備而與仲景並峙也然仲景醫中神聖

德備四時三子則伯夷伊尹柳下惠而已試觀玉函

金匱方中黃芩白虎已開河間之先也建中理中已

開東垣之先也、復脈、黃連阿膠、已開并溪之先也、然則謂三子得仲景之一德、而引仲條暢之、則可謂三子補仲景之未備、則未確也。

論醫宗必讀

明季李士材先生、我城人也、所著醫宗必讀一書、固已膾炙人口矣、然余竊有議焉、夫必讀者、軒岐之書也、越人仲景之書也、下此而脈經、千金外臺、以及近代諸名家書、雖不能盡讀、或取其十之六七、或取其十之三四、不可不讀矣、苟守張長沙博聞強識之訓、

以探本窮源、則是書又爲淺醫畫限之書矣、改其名曰、不必讀其庶幾乎、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溫補之益

竊觀富貴之家、投寒涼則忌、進溫補則合、醫之喜用溫補者、遂有景岳派之名、殊不思景岳亦溫涼補瀉並收之書也、觀其論症、先述古而補以已見分劑、先古方而補以新方、作者以全書名之、讀者以全書貫之、舍其短而錄其長、則上而溯諸河間、易水、金華、諸家無不合也、更上而溯諸南陽醫聖、亦無不合也、而

得景岳之益者豈特在左歸右歸而已哉

之合其欲而給其身服土而騰氣四週氣六全

古六而歸以疎水於海其全善也

並如之善也

臣等存心尚厚

臣等思慮之深

偷竊得法

臣不必謂其無效乎

臣等本領

王繩林 名丙號樸莊吳縣恩貢生世居包筒前

攷正古方權量說

古方自靈素至千金外臺所集漢晉宋齊諸名方凡云一兩者以今之七分六厘準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抄準之謹攷定如左

凡古方權量皆起于律黃帝律尺九寸夏尺則加爲一寸而爲十寸今木工之曲尺是也

唐孫真人千金方論述針穴分寸云其尺用夏家古尺司馬法六尺爲步今江淮吳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據此知卽今曲尺無疑知此尺卽黃帝律尺寸者以藥升之龠積與尺度攷得之

詳見律學淨聞

以曲尺之寸度作方徑一寸六分上下相等深七分八厘強共積
二千分卽古藥升之容積

千金論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當作上下徑一
寸六分深八分弱按管子云釜鑿不得爲侈弁且計其容積僅
五百廿二分不應如此之小故知傳寫之誤也升口自乘得二
百五十六分以深七分八厘強乘之得二千分爲容積云深八
分者舉成數言之也

藥升一升容黃鐘兩龠之實以秬黍二百四十粒爲一兩但秬黍

之重今無可攷依千金論蜜一斤得藥升七合及靈臺儀象志水與蜜司積異重之比例若二十與廿九而次第以準測之古一兩今七分六厘也

古律龠容一千二百八十秬黍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

六十四黍

爲圭半之十撮爲一勺勺卽兩勺爲一合合爲升字之誤一升共二千五百六十黍

也李時珍沿兩勺爲一合之誤更增十合爲一升則誤以傳誤

矣幸千金及外臺原文俱無此五字可證

秬黍一桴二米用以量龠取其圓滑而齊

見攷工記輪人條下註疏中自劉

歆變亂古法置秬用秬前明鄭世子特覓秬黍權以今平每龠

一千二百粒重三錢米足為訓也

鄭世子樂書穿鑿附會其云黍權黍量盡屬臆斷張介賓

採入類經圖翼殊誤後人也

知二百四十黍為一兩者千金云十黍為一銖

圖翼謂十黍當作百黍者非也

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此則神農之秤也

攷正古權之法先作藥升滿曲尺二千分中容井水秤重一兩

二錢而推得其同積異重之比例假如水與蜜各貯一盞中容

積相等而水輕蜜重水若二十兩則蜜必二十九兩以此推算

一藥升之水重一兩二錢者則一藥升之蜜必一兩七錢四分

明矣

以三率明之

水二十

蜜二十九

相乘得數三十四兩八錢以第一率之二十為

水一兩二錢

法除之得第四次一兩七錢四分

蜜一兩七錢四分

既得蜜一藥升之重以三率重測之如法乘除得蜜七合之重

藥升一升

蜜今重一兩七錢四分

藥升七合

蜜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夫此七合之蜜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者即古蜜十六兩之數也依上法重測之得古一兩今若干之數

古十六兩

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古一兩

今重七分六厘強

以古方參之

麻黃湯麻黃二兩

準今二錢三分

分三服中病即止

每服止七分六厘

小柴胡湯柴胡八兩

準今六錢

分三服

每服止二錢

承氣湯大黃四兩

準今三錢

分再服中病即止

每服止一錢半

白虎湯石膏一斤

準今一兩二錢

分三服

每服止四錢

藥升之容積二千分以今倉斛之積寸推之古一升今六勺七抄也

立方筭法滿千分爲一寸曾以倉斛計之合曲尺之寸度積

千四百九十七寸爲今五斗則知曲尺二寸爲六勺七抄

以古方叅之

半夏秫米湯半夏五合

準今三勺三抄半

秫米一升

準今六勺七抄

甘瀾水

五升準今三合三勺煎取升半準今一合分三次每服飲一小杯杯如杯飲約可

手掬今比此尤小故曰小杯

四逆散每服方寸七準今一錢其泄利下重者加薤白一升煎服

末藥少而一升之薤其少亦可知

方寸七者作七正方形一寸依曲尺之寸度為之錢七者以五銖錢

為之開元錢亦同皆抄散取不落為度

古人用散藥以刀圭抄取之七亦刀圭之意也準前論一刀圭

為三十二黍方寸七者十刀圭也立方一寸積千分三除之得

三百三十三分為方一寸七之實容三百二十黍準余一錢藥性

輕重不等今但就黍計之以得其大槩

千金論錢七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七者則是一錢抄取半邊耳並用五銖錢也錢五七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爲度按五銖錢與開元錢徑相同準曲尺九分其器六十三分以九分乘之得五百六十七分三除之得一百八十九分爲一錢七之實乃以三百三十三分爲首率重一錢爲次率一百八十九分爲三率得重五分六厘爲四率是一錢七之重也半錢七者準今二分八厘錢五七者準今一分四厘也以古方叅之

五苓散四逆散等方每服方寸七

準今一錢

桃花湯赤石脂末半斤每服方寸七 日三服

每方寸七準今之二錢石藥性

重也

燒禪散每服方寸七日三服

灰性必輕

大陷胷湯甘遂一錢七分二服

每服是半錢七準今二分八厘

十棗湯強人服一錢七

準今五分六厘

文蛤散一錢七

藥性較輕

一撮者以三指為度

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得一百廿八黍準今四分

以古方叅之

澤朮麋銜散藥共二十五分

準今四錢七分五厘

以三指撮為後飯

每服

四分日三服三日後

病瘳而藥將盡矣

風引湯藥共五十五兩

準今四兩一錢八分

取三指撮井水煮服

石藥性重

每服八分以五

十餘日為度

凡丸藥如梧子大者準藥末一分如彈丸及鷄子黃者準藥末一

錢

千金論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一方寸七

散以蜜和得如梧桐子十九為定如彈丸及鷄子黃者以十梧

桐子準之準前論刀圭容三十二黍應重一分方寸七加十倍
應重一錢

以古方參之

已椒麝黃丸藥共四兩

準今三錢蜜
丸如梧子大

飲服一九日三服

每日
三九

每九一分蜜在外
十日而瘳可知也

薯蕷丸藥共百七十八分

準今三兩
三錢八分

大棗百枚為膏和蜜丸

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九一百丸為劑

每丸藥末當重三分
四厘因有大棗一枚

及蜜故得如彈子大也彈子大者或
較小于鷄子黃然亦不甚相遠耳

理中丸藥共十二兩

準今九
錢一分

蜜和丸如鷄子黃末以沸湯數

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四服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

四丸

每丸藥末一錢當得九丸

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

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湯者即用此九錢一分之藥煎之也寇宗奭

疑丸藥少湯藥多妄謂古方如鷄子黃者應是大丸李時珍宗之遂于古法如彈丸及鷄子黃准十梧子者奮筆增為四

十梧子

謬也

脩急丸每服大豆許三四丸未差更與三丸

按千金十六黍為一大豆合七

丸計之不過百十二

黍之重準今三分半

凡藥有云大升大兩者以神農秤三兩為一兩藥升三升為一升

千金論隋人以三兩為一兩權三倍故量亦三倍

以古方參之

外臺載廣濟方蒜煎主冷氣用牛乳五升

準今三合四勺

納剝淨蒜肉

二升煎候蒜消盡下牛膝一大斤末

準今三兩六錢

煎成酒和兩匙服

之

乳經煎蒜後約存二合配三兩六錢煎而調和之其未必不可復多矣

外臺載錄驗方杏仁煎療欬氣杏仁一升搗以水和研取三大

升汁

準藥升九升

煎取一大升酒服一匙日三

以水九升研杏仁一升其水亦不可復多

矣

凡煮湯大畧古藥二十兩今一兩五錢用水一斗今七合煮取四

升今二合八勺勺二三服之

右藥皆咬咀如豆大必水乘氣熱方始透入藥中既而藥乘水沸乃始溢出汁間然且火欲其微沸欲其小絞以兩人助以尺木澄去泥濁而後服之全欲得其氣之清而不欲多水以耗其氣讀千金論自明

至于千金論諸藥權量互求之法往往不合則古今藥性不同故也卽如蜀椒吳茱萸地膚子蛇床子古取陰乾今皆晒爆爆則藥性爲之輕輕則各有差等而權與量不相合矣又如附子以一枚準半兩古取其土中自養形癯神足者棗有大小以三枚準一兩

古以八月採爆乾尙皮不尙肉

別錄云棗皮利肉補虛惟十棗湯取肥者十枚用之

今並不

如法宜與古不符也惟巴豆治淨以一分得十六枚頗合

千金云巴豆先

去心皮畢秤之曾如法修治其薄衣務盡去之約十六枚重分九厘

苟能于古方中緒論求之蛛絲

馬跡非不可尋也

以古方叅之

千金方治歷節諸風百節酸疼不可忍用松脂三十斤

準今三十

兩六煉五十遍少亦須二十遍服方寸七日三百日差

方寸七容三百

二十黍準今一錢此最足据者每日服三錢百日須三十兩也

更無

疑矣

千金治結氣冷癥積在脅下及脚氣上入小腹腹中脹滿大

蒜去心三升搗令極熟以水三升和調絞汁更搗以水三升

和絞去滓更以水三升和之共成九升滓可桃顆大棗却三升

蒜肉研汁後滓僅如

桃顆大升小可知

以微火煎取三升下午乳三升合煎至

三升旦起空腹一頓溫服令盡

三升蒜汁可以一頓服升小可知

至申時食

三日服一劑三十日服十劑止

蒜汁最辛劣全不慮及而頻作服之升小可知

宋林億以古三兩為今一兩古三升為今一升龐安常亦云然此

誤以漢之權量為憑耳于古方不相涉也

古方以二龠為一升以二百四十稬黍為一兩此與劉歆所定

二十龠為升二千四百秬黍為兩者大相懸絕後儒悞信班志

遂以新莽刀布之重及銅斛之式斷為古律權量于是以古準

今遂有三兩為一兩三升為一升之說而強合于醫方之權量

耳秦漢之量每一斗為今之二升見閩百詩四書釋地及沈彤周官祿田考附識于此

前明張介賓惑于鄭世子之樂書定為古方一兩今之六錢古方

一升今之三合三勺者尤為大謬

李時珍云古之一兩今之一錢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亦非也

以古方參之

肘後方治消渴以黃連三斤

準今三兩六錢

納猪肚中蒸服

依景岳說是廿八兩

八錢矣猪肚

中能容之否

又肘後方治中風腹痛用鹽半斤

準今六錢

熬水乾着口中飲熱湯

二斤得吐愈

依張則四兩八錢能着口中即併能飲如許熱湯即

又肘後方治風毒脚氣用硫黃末一兩牛乳調服取汗北方人

用此多效

依張則六錢可作一頓服耶

又肘後方治勞復用乾姜四兩為末

準今三錢

湯調頓服

依張則為二兩四錢

之乾姜可

一頓服耶

外臺載備急方治五尸以雄黃大蒜各一兩擣和如彈丸

準今一錢

三分故適

納熱酒中服之

依張則一兩二錢能與彈丸相似耶

千金方治吞金銀鑲用白糖二斤

唐以前方用糖皆指節糖非蔗糖也

一頓

準今二兩

四 漸漸食之多食亦佳
依張則十九兩二錢能作一頓服耶

以上辨古秤

金匱方解菌毒人糞飲一升

此豈今之三合三勺耶

外臺載集驗方療水腫用黃牛尿一飲三升

準今二合

若不覺更加

服之

若謂是今之一升人糞牛尿誰堪多服者

肘後方治齒痛醋炙枸杞白皮一升取半升含嗽即瘥

若如今之一合

六七勺如何含而嗽之

又肘後方治霍亂大渴不止多飲則殺人黃梁米五升水一斗

煮清三升稍稍飲之

若如今之一升獨不慮共多飲而殺人耶

外臺載崔知悌方治血痢石灰三升熬黃水一斗投之澄清

一服一升日三服

每服準今三合三勺日三服豈石灰湯可多服耶

千金木膏治脚弱風虛用濕荆二十五束束各長三尺圍

各二尺五寸徑二寸燒瀝三斗

準今二升

青竹三十束束各長三

尺圍各二尺五寸徑一寸燒瀝三斗

試如式取荆與竹燒之能取今一斗之瀝否

千金耆婆萬病丸條下云服藥取微下三升惡水為良

若三升為

今一升尚云微下耶

千金第七卷雜方云治崩中下血一斛服之即斷

若血下至三斗三升

尚堪救

藥耶

千金紫苑湯云小兒六十日至百日一服二合半百日至三

百日一服三合

若如今之八分有奇百日
以內之小兒能頓服耶

以上辨古升

夫以藥秤藥升農軒叔造之法物晉宋以來寔失古意故梁陶貞
白先生著名醫別錄論用藥分劑法則一遵神農之秤而不用子
穀秬黍之制孫真人祖述其意定千金方首言今依四分爲一兩
爲定亦不依隋人以三兩爲一兩之法其述古藥升制度下卽曰
今人分藥不復用此蓋有存羊愛禮之思焉繼此有王刺史者輯
外臺秘要每方必紀其所出凡六朝諸名家所定分兩升合皆就

統法守間有大升大兩必分別註明今良方具在顧以權量難求
棄若弁髦強作解事者從而武斷之而醫宗之微旨勢不至盡墜
于地不止

武斷之最者莫如景岳以其所宗者悉本之偽造夏律周誦之
鄭世子也

微旨者何聖人治病之樞機也升降浮沉之氣順者生逆者死但
得撥之使轉卽行所無事矣故藥也者求其中竅不貴多也求其
循序不貴速也藥必有毒非毒無以馭病非節制無以馭毒故升
秤之以小爲度者誠慎之也

陶隱居曰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大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

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

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以梧

子為度按千金論如梧子者準上論重一分以二大豆准之如大豆者

重五厘以二小豆准之如小豆者重二厘半以二大麻准之如胡豆者

重一厘七毫以二大麻准之如大麻者重八毫半准三細麻每一細麻重二毫八絲

今人疑古方立法太峻而不詳其用意之謹密反謂古人稟厚能

勝重劑則所見益顛倒矣得吾說而通之庶幾能師古之意用古

之法乎

千金論云古者藥在土中自養經久氣味真實今時藥力輕虛人多巧詐學者須加意重複用藥藥乃有力此亦不可不知也然觀東垣方藥味多而分量輕又宋時一切作煮散者每服皆以五錢爲例可知仍不貴多也

古人疑漢方湯液大劑三十餘兩小劑十餘兩用水六七升煎取二三升並分三服若以古龠量水七升煎今之三十兩未淹得過又疑散末藥只服方寸刀圭七圓子如梧子大極至三十粒湯液豈得如此懸絕又疑風引湯一料計五十五兩每用三指撮水三升煮三沸去渣溫服一升觀其煮製每只三指撮末

應料劑如此之多今一旦攷而正之三疑盡釋矣

古方惟百合湯用百合七隻配水三升似與前說不相合頃友人言吾蘇陽山澄照寺前一片地上天然自產百合僅如錢大煮之清香絕勝療病極效可知百合入藥者以小爲貴耳

書吳醫彙講後

太史公言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於扁鵲倉公列傳各載治驗切脈論病縷析條分詳哉其言之也後長沙太守張仲景出著有傷寒金匱二書是爲醫林之淵藪後學之津梁自漢迄今專門名家著述繼起燦然可觀其間或論說紛紜貪多務得甚至勦說雷同不可枚舉竊謂讀書貴乎得間醫書之浩汗尤貴採擇精當取舍在我有所作述務在心得未可拾他人之唾餘以竊取傳會爲能事也而笠

山先生已先得我心矣先生學富思深醫林重之其

集前輩名醫及諸同人著作彙爲一編名之曰吳醫

彙講而自著諸條考據精詳辨論明快能發人所未

發僕受而讀之知是編之集腋爲裘洵可以傳世而

行遠矣方是編之初付剞劂也笠山先生旁搜博采

下及葑菲僕自曩時從學於松心夫子質疑問難涉

獵方書意見所及亦嘗紀載一二數年來奔走風塵

此道已存而不論况當珠玉在前益覺自顧形穢旣

病道少又恐勦說雷同與尋常方術同類而共譏之

也既無以應笠山先生之問而又不能不贊一辭乃
白書其所見以附編末太史氏於扁鵲倉公列傳詳
載治驗篇終又引老聃之言以爲戒寓意深遠亦先
敘後斷之例後人因之遂有卷尾作跋編末後序之
作其實皆贅疣也僕非敢效史遷之例而於二者之
間其有一得也夫壬子仲冬朱克柔書

朱子研漁不作首序而作後序謙抑之

拙集不限卷數以俟陸續賜教陸

以此篇殿於編末移置簡端從